

來復堂孟
子古本



道光庚子之
歲鑄於金陵

來夏堂講義三冊上

古諸子天椿

孟子內篇上

告子曰性

此却指吾儒所言之性

猶杞柳也義猶栝栳也

以人性

着一以字便就外邊說

為仁義

罪坐一為字

猶以

杞柳為栝栳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栳乎將

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栳也

告子只圖圖說為字孟子便

從為字挾出戕賊二字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栳則亦

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一縱一擒為字之說已破

率天下

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何足辨只怕禍仁義

耳

來夏堂講義三冊

一

性不可見而見諸仁義天下知仁義為性之所固有而

虧之即不可以為人於是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有所慕

而不忍為惡今以仁義為為之物適所以束縛斯人而

非其性也誰復肯有為仁義者其為生民禍豈淺鮮哉

孟子言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吁觀於此益信

仁義二字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認定仁義即性則性有

專屬不得謂仁義有善不善即不得謂性有善不善不

得謂仁義無善無不善即不得謂性無善無不善不得

以仁義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即不得謂性可以為善

可以為不善而或者謂性兼氣質人固有之豈牛與犬

獨無氣質而何以別乎孟子一生只是仁義認得諦當

列邦之駕本先適齊而開部以梁始以提出仁義爲王道主名除此更無治統則此告子言性必先言生之謂性次食色次杞柳次湍水而建篇首杞柳者亦以提出仁義爲性字主名除此更無道統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忽然又

將性說個空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

醒

快人性之善也

重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

不下

爽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

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

一振一落

人之可使爲不

善其性亦猶是也

來夏堂講義三冊

二

前此杞柳之喻將善字劃出性外此言湍水却又將善不善併入性中絕無把握且所謂決若東方上則決諸東偏不東流西方上則決諸西偏不西流並此亦不之知亦太夢夢矣孟子上下兩字應弦而倒

告子曰生之謂性

此方是他之所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

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李安蹊劄記生非性其所以得生者性也然第曰生之謂性則或指其所以得生者未可知也詰之曰猶白之謂白而應曰然則卽生卽性矣生與性不別矣然或別

之於其生亦未可知也又詰之以白羽白雪白玉之白
皆同而又曰然則凡生皆性矣生與生不分矣此告子
論性之旨既當衆自供而孟子犬牛之喻乃一折而服

告子曰食色性也

仍卽所謂生之謂性

仁內也非外也義

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最要看以字曰

彼長

所以外義只是泥定這彼字

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

應以字

謂之外也

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
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
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
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

妙卽從食字起喻夫

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沒奈何承認個仁字終劃出義字妙得何以謂仁內義
外一問幸其已謂仁之在內令其再思義之何以在外
而不謂其罅漏百出也○事在外制事之心在內此等
道理有何難知孟子言告子無求於心卽此可見

告子昏性凡四而所以禍仁義亦有加無已始言爲以
仁義爲外鑠繼言可善可惡則善不足勸而惡不足懲
究其故同人性於犬牛而尤莫甚於義外一語夫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羞惡之心卽寓乎此所由以義
裁之今日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則且恣吾甘食悅

色之性而不復知終兄踰牆之不可爲敗常亂俗自此始矣故告子不亞於夷狄猛獸而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豈不卽是因時制宜乃反說果在

來夏堂講義三冊

四

外非由內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可爲一晒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桀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性卽未發之中情卽已發之和才卽所以發此情者譬之種是性芽是情所以發此芽之氣力卽是才

先大人曰古今聖賢之學無他盡性而已惟盡性斯能踐形知性則知天聖人所以與天合德也古今帝王之治無他亦盡性而已惟盡其性斯能盡人物之性至誠所以參天也人稟天之氣以生亦一小天在天爲春夏秋冬在人爲仁義禮知天不可名而名之以春夏秋冬

來夏堂講義三冊

五

性不可見而見之於仁義禮知孰是天而無春夏秋冬卽孰是人而無仁義禮知惟天有陰陽而春夏秋冬分於其候惟人有氣質而仁義禮知附於其中惟陰陽容有偏勝之不同而春夏秋冬之分其候者自在惟氣質容有純雜之不同而仁義禮知之具於心者自在終古此春夏秋冬卽終古此天人此仁義禮知卽人人此性書言惟皇降衷厥有恒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詩言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性字從心從生未生以前此仁義禮知之全依然在天旣生以後此仁義禮知之全盡與之人人無不受天之氣以生卽無不秉天之理以爲心故曰性善無知愚皆然也何謂從心而生見孺子而怵

揚豈他人使之怵惕遇呼蹴而不屑豈他人使之不屑
遇傲慢而忿嫉豈他人使之忿嫉遇禍患而遠避豈他
人使之遠避而試問天下有不麟孺子惡呼蹴嫉傲慢
避禍患之人乎特淺深各別巧拙不同耳是則天下未
有無心之人卽未有無性之人天下未有不合乎人心
之人卽未有不性善之人性之大原出於天今日天無
四時無無四時也此笑話也又或曰天可以有四時可
以無四時也此更笑話又曰有有四時之天有無四時
之天雖赤子亦知其妄矣而又何異於人乎性不可見
而見之仁義禮知仁義禮知亦不可見而見之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卽事而發卽心而生故善言性者莫切於

情善言性之本者莫真於天堯舜以人心爲情道心爲
性至孔子始性習分言迄乎戰國怪物迭出幸得孟子
爲之力辨未及百年荀卿楊雄異論紛紜昌黎性有三
品邪說與告子等而尤莫甚於性兼氣質之說夫性一
而已尙可隨口杜撰今謂性更有氣質宜乎言性者之
紛紛也性從心從生性字內只有四德亦曾有氣質乎
性猶水天一所生不能不麗於地性稟於天不能不麗
於氣質性理也氣質形也氣質所以載性而不可以言
性猶地載水而不可並地而亦言水但人有氣質清濁
之分猶地有沙石污泥之辨人性本善而爲至濁之氣
質所掩如在山泉清出山泉濁然性之本體終不可得

而沒求則得之猶水無不可澄之使清也僭拈是說用
質高明

又案吳因之曰此篇言性多端亦可一言以蔽之曰性
卽仁義然性本善而亦不可不察識而擴充之故繼之
以人心得養失養之分一暴十寒之喻究竟於舍生取
義之真反復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感辨析乎養大體養
小體之孰輕孰重以歸之實踐蓋惟性善斯可父使慈
子使孝天地以位人極以立此孟子所以有大功於萬
世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下數同字俱証明非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一語

來夏堂講義三冊

七

喝破

今夫薺麥播種而穫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此証降才不殊連醒同字雖有

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此証陷溺其

不同處正是同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

總一筆束上生下

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從物遞到人以此一至於趕下四至

於聖人與我同類者騫地先透出聖人一篇之骨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

同也是足同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

者也已爲聖人先得我心作楔子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

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二十二字句則天下何

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是天下

之口相似也

是口同○因末以芻豢悅口作結故此凡用

五筆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

也是耳同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

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是目同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以上歷

言小體之同以証心之無不同却將上文再總一筆作高

屋建瓴駁馬下坂之勢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字字抽筋

搗肋而出是大結穴與首節心字應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謂理也

鄭重出之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

撲一筆應上與我同類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

拈出悅字可見性所固有

來夏堂講義三冊

八

此申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卽物引到人卽人引到聖

人以下層層卽小體之同以見大體之無不同所以說

性相近而其相遠則習而已通篇一意到底其於味色

獨詳言之者以當時卽以食色為性故特就其所通者

曉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

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就喻點睛

雖存乎人者

此人字指惡一邊說

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

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人字指

好一邊說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至此

並不得言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引此以見養之不可失

無物不消又作喻束孔子曰操是之謂養則存舍則亡出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智字特提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天夫奕之爲數小數

來復堂講義三冊九

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便奕秋

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

若之矣爲是其智智字應弗若與曰非然也

入此用借言承上養字最重專心致志四字卽平旦之氣

無不可充之以至於聖賢只爭操與不操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專言陷溺故緊從欲字說入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

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一段言所以舍生

取義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

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一段忽反掉以見舍義之非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

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急轉取義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

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提出心字是欲

所從生 人皆有之 喚得醒 賢者能勿喪耳 東上起下一篇

中權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即行道乞人弗受

弗屑則所謂人皆有之益作 萬鍾 特從一簞食一豆羹轉

出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忽倒着筆緊從不受不屑突地跌

出然後知簞豆之不受不屑只是不足動其欲耳所謂以

來夏堂講義三冊 十

瓦注巧以金注昏 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是陷溺病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 無限提喚 此之謂失其本心 結出本心二字當

頭一棒

此申人之所以陷溺其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

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更為失其本心者痛下針砭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跟上心字卽爲下三章不可養小失大作提頭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此專承心不若人則不知惡而示之以知所養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最重兼愛二字且無尺寸之膚不養况可失其大體有貴賤有大小卽從兼所愛別之

來夏堂講義三冊

上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卽從兼所養勗之養其小者爲

小人如此則不善養其大者爲大人如此則善今有塲師

舍其梧槲養其楨棘則爲賤塲師焉忽用側筆單卸到養

小體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上

用喻此正說飲食之人所謂養小則人賤之矣應賤字爲

其養小以失大也是之謂未嘗考飲食之人再提無有失

也則口膚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鞭策愈緊

此承上養身而示之以知所養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

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此承上勿養小失大而特鄭重於大小之分。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性具於心而命於天，故言性而不言天，則性無本言盡性而不言心，則性亦無着。此孟子專示人以存養之功，而以知命端其趨。凡聖賢做頂真工夫，無不於此判人鬼關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亦復堂講義三冊

亦是着意推尊

加齊之卿相

易動心之

士

位得行道焉

易動心之勢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故作關若

如此重拍則動心否乎

意在必動

孟子曰否

信得過斷得

定數十年如言養氣一向極有把握，乃許說此一字。我知

言養氣之我可以自信，亦可共信，不但非告子之比抑孔子以下均所姑舍

四十

幾年知言幾年養氣，早不比告子

真心度日

不動心三字正言不動心之難，非誇不動心之

易曰若是

單承不動心

則夫子過孟賈遠矣

豈但過孟賈

卽與夷尹顏閔較尙非所安

曰是

亦只單承過孟賈

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

不問所以不動心之故，只要不動心亦

有何難。因他說一不倫的人亦尋出一不倫的人來，早

將道字呼之欲出

曰不動心有道乎

亦知不動心甚難而

於所以不動心却未曾理會 曰有北宮黝葛地引出一人

是孟賁小照之養勇也 孟子養氣若輩只養勇孟子學大

勇若輩只養小勇恰奸得此無數陪客無數反照 不膚撓

不目逃 不動心只此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事而推之心 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 由小而推之大 惡聲至必反

之 更由大而極之小 此以必勝為主而黝之不動心其

道如是 孟施舍 又引一人孟賁已不及此矣 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 不動心又只此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

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此以

無懼為主而舍之不動心其道如是 連寫二子一味強

來 亥堂講義三冊 三

項並不曾自反皆告子小照而舍遙篇則北宮又即告子

小照孟施舍又即顏閔冉曾小照兩下皆以孔子作定盤

星是文章極有段落處 孟施舍似曾子 忽逗出曾子 北宮

黝似子夏 並請子夏作陪 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 先作安放 昔者曾子 特醒曾子亦是介紹

謂子襄曰子好勇乎 此段原只就養勇說 吾嘗聞大勇於

夫子矣 是大勇 特醒夫子方是主 自反 須要自反而不

縮 卽餒樣子 雖褐寬博 不必萬乘之君 吾不備焉 一筆開

自反而縮 卽塞天地樣子 雖千萬人 豈但三軍 吾往矣 一

筆合 此段只就養勇講不動心之有道而說來已括通

章 孟施舍之守氣句 又不如曾子之守句 約也 抹倒孟

施舍則過孟賁白不待言以上但即養勇明不動心之亦
有其道畢○此與孟施舍似曾子節皆本段關鑿然就本
段論前是賓此是主合通篇論則前是賓中賓此亦主中
賓孟子不動心正面尚在下文祇因丑引一勇士索性先
即養勇明不動心之亦有其道最重吾嘗聞大勇於夫子
句即養勇論亦是要以孔子爲宗也讀此篇不可不先認
定賓主 曰敢問夫子 此還是意中之夫子 之不動心與告
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以下撇開養勇單就告子明不動
心之道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此告子不動心之道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以下申論特
作開若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抹倒 夫志氣之帥也氣
來夏堂講義三冊

西

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 重在持志 勿暴

其氣 並重養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勿暴其

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妙卽以提筆作收科文氣一振○以

上斷定告子固未嘗養氣亦未嘗持志 敢問夫子 纔另眼

看夫子 惡乎長曰我 句 知言 是知言 我 句 連醒二我字

倪視衆山皆培塿 善養吾浩然之氣 是善養氣○只此卽

道字正面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三字起下 其爲

氣也 指本然之氣 至大 極說 至剛 豎說 以直養 上承善字

下注集義 而無害 上承善字下注勿忘勿助 則塞於天地

之間 是浩然氣象 其爲氣也 指養成後之氣 配義與道無

是餒也。○此二節先懸空摹擬浩然之氣與所以浩然之

理是謂虛領。是指浩然集義所生者此之謂配非義襲而

取之也。再反足一句行有不慊於心便不能配則餒矣。應

一筆。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說不到集以其外之也。並未

能襲。○以上講直養畢。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以下實證無害無若宋人然。斗然入喻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余助苗

長矣。愁心愁事愁狀愁語寫來宛肖其子趨而往視之苗

則槁矣。比餒更甚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斗筆咄嘆以

為無益而舍之者。忽斷。映上忘字不耘苗者也。告子是

也。助之長者。忽發掘苗者也。北宮輩是也非徒無益而又

來。夏堂講義三冊。五。

害之。妙節純用喻筆借講無害合上同證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畢。何謂知言。以下問知言。曰。誠詞知其所蔽。必我心

先有所不蔽。淫詞知其所陷。必我心先有所不陷。邪詞知

其所離。必我心先有所不離。遁詞知其所窮。必我心先有

所不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總束一

筆為知字等源究委。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寫不動心靜

暢之極。以上論知言畢。○此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此

發明不動心之道是正文而申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純

用熾雲托月法申言知言則筆筆實寫各極淋漓。宰我子

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

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道纔認得夫子這纔

不敢以孟賁相擬矣。○以下遙接聞大勇於夫子而以願學孔子作主是不動心真傳。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

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

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不敢自居於聖亦即是

學孔子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

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因不敢當孔子却又尋出多人

總是沒主見敢問所安曰姑舍是。然丑向者且以孟賁

之陋甚陋甚曰伯夷伊尹。因舍冉閔却又尋出兩人總是

沒主見何如。更不敢以孟賁相擬矣曰不同道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

來夏堂講義三冊

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

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寫出不同道皆古聖人也。總

贊一句吾未能有行焉。先出一筆乃所願則學孔子也。通

篇點睛○前面接引許多支分派別至此結歸孔子千山

萬壑赴荆門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亦只圖圖認定

皆古聖人句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推尊孔子

正得真我曰然則有同與。到底圖圖認定皆古聖人句曰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連醒二皆守是則同。只此

同曰敢問其所以異。繞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本可直達宰我以下三段

却先着此一節極力出色寫孔子卽極力出色寫願學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此功業莫如夫子子

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此學問

莫如夫子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

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
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二句單說聖人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此品諸莫如孔子○孔子爲千古第一人則

願學孔子亦卽千古第一真我筆勢如三峯插天遙與提
虛相應局樣一新

通章只不動心是綱知言養氣是條目配道集義是功

來夏堂講義三冊

七

夫願學孔子是結束

此自篇首至不如曾子守約作一段讀孟子不動心正
面本在第二段因丑不倫不類下個贊語一路借賓定
主卽養勇而論已自與人不同最重自反而縮四字卽
此不動心正旨已透並願學孔子意亦見

集註以孟施舍施發語聲則孟之反燭之武豈皆姓名

中着一虛字卽魯有少施氏安見當時必無孟施氏

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必從吾言矣又爲一段是不

動心正着筆關鍵在持其志勿暴其氣二句配義與道

是持志也勿忘勿助是勿暴也道義貫志氣二者以道

義持志而志有定準知言所自始也以道義養氣而氣

得常伸浩然所以可言也合并寫來絕好自反而縮真
樣子

如告子之不動心直是冥頑不揭出他所以不動心之
非則不動心正旨不出時解多謂孟子意重在氣與上
文養勇關照不知本文志至氣次已自明曉試問除却
道義用何持志卽除却配義與道又氣是何氣告子本
未嘗持志何論養氣第卽其重志輕氣言之明明暴了
這氣則必先輕棄其志可知故孟子並言氣之不可輕
卽因丑問一發從養氣說入其實持志是根知言卽持
志之驗也

不得於言謂不得於他人之言孟子知言亦謂知他人
來夏堂講義三冊

六

之言張惕菴辨之甚悉

知言尤養氣之原非時時事事以道義衷於心者不能
張彥陵云四言皆談道之言四言之病皆見道之病惟
精於道義始能辨之毫釐蘇文忠謂李斯禍秦由於荀
卿卽其徵也王莽使劉歆改竄周官以濟其私王安石
不知爲邪詞以之禍宋當大任而不動心固必自知言
始

告子一味冥頑孟子只援來爲不動心辨真種子非與
告子較短長也只不求心求氣便開發已了時解必節
節拌說殊覺多事

自宰我子貢至末又爲一段以願學孔子作主雖文義

不必與前相蒙而知言養氣淵源一堂與前聞大勇於
夫子一鼻孔中

此論不動心反覆如干言文勢如萬斛泉湧余尤喜前
云聞大勇於夫子早為願學孔子伏脉又前言曾子以
黜舍為引子夏為陪後言孔子以顏閔諸賢為引伯夷
伊尹為陪自成絕妙章法

孔子時中之聖始見此篇如此四可字四則字即不動
心真種全從配道集義持志養氣得來蓋非以道義持
志如何審量得這四可以字銖毫不爽非以道義養氣
如何似這四則字畧無顧瞻此所以為大勇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來夏堂講義三冊

九

一篇提綱 舜一君子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 一 樣存法 孟子曰禹 又一君子 惡旨酒而好善言

此好惡即是存 湯 又一君子 執中立賢無方 此執中立賢

即是存 文王 又一君子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此愛民

望道即是存 武王 又一君子 不泄邇不忘遠 此不泄不忘

又即是存 周公 又一君子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

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此仰思待旦

又即是存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此將寫孔子存之却先着一論斷筆法變換 晉之乘楚之

檇杙魯之春秋一也 以乘與檇杙榘出春秋 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 又從事文榘出義字 孔子 又一君子是此

篇主人翁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取義又是存孟子曰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四句引起子歷

敘諸聖只爲一字引起未得爲孔子徒也子子字再提

私淑諸人也此私淑亦卽是存孔子而後孟子之功不在

舜禹諸聖下

此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至私淑節來路甚窄結束甚
大自舜至孔子皆君子盛德大業掀揭於天地而實則
仁義之外未嘗有加孔子而後接列聖之傳者孟子一
人而已

人何至與禽獸爭此些字須識得幾希二字幾危詞也

希少詞也人有形禽獸亦有形人有氣禽獸亦有氣人

來夏堂講義三冊

三

能甘食悅色趨利避害與夫一切知覺運動人之所能
皆非禽獸之所不能獨此一點道心判成人禽之界看
來隔如霄壤實則只爭毫釐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其微是以危也然則危卽幾而微卽希之謂今或以
幾希三字作實字謂存此幾希之統竟不曉是何事不
知所謂幾希卽指道心道心卽人倫人倫卽仁義其人
倫中藹然相接者爲仁秩然有序者爲義自舜禹至孔
子皆行仁義也卽皆明物察倫也孟子繼先聖之統學
問事功無非仁義此千古真道脈不可模糊讀過

趙氏以頌聲不作爲詩亡何休公羊傳序謂降小雅爲
黍離齊王德於邦君而以無雅爲詩亡並以迹熄當平

王東遷詩亡卽此時愚竊以爲不然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賊扶大義夫子何人而降王於國風亂賊且躬蹈之而反誅人之亂賊耶且以忝離爲孔子所降周公述王政而作豳風王之名風又誰降之耶况子刪詩在哀十七年則降王於風宜在此時然考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已爲之歌王此在孔子未刪詩之前則王非孔子所降亦明矣然則王之爲風何義也風之體也詩有三體曰風曰雅曰頌猶今之歌行各有其體此王自是風體何關升降至以雅亡卽詩亡而以平王東遷當之今考小雅褒姒艷妻日蹙國百里詎非東遷時詩乎宋儒並云風亦亡則自邶以下且自魯隱以來至於陳靈又安

知陳靈之後不猶有詩猶西狩獲麟之後仍有春秋也而謂當平王時卽決然斷其詩亡耶茲余且暢其說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有三曰諡曰詩曰史諡有美惡詩有美刺史則記其行事以聞於列國皆所以存是非示勸懲俾有所懼而不敢自恣然諡猶待彰之于後日詩與史則在當時故當其盛莫重於詩而及其衰猶幸有史周之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乃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國之政治於是乎見天子慶讓於是乎行所謂王跡也東遷以後王政雖不行於天下而迹猶留今所讀詩固多東遷以後如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而後安則篡奪之

惡猶有懼他如齊襄之瀆倫魯莊之忘仇陳靈之淫褻秦穆之殘殺忠良確然爲隱公以降之詩者皆得以昭其惡而彰其罪則匹夫匹婦清議之力爲不可沒矣然微當時猶據其跡采之太師貢之天子何自而編入三百也昭定而下無此事矣謂之迹熄由此篇什之作亦無由達謂之詩亡詩本不亡以上不采詩下不陳詩即謂之詩亡耳亡則風雅俱亡亦必無獨亡雅之理解者不知詩亡然後春秋作蓋指筆削春秋之時而誤以爲春秋之所始謬矣夫有詩則慶讓雖不行而是非猶未泯詩亡則天下無是非卽安得有人心至於邪暴交作子弑父臣弑君春秋之作所由不得已也春秋作而天

下采詩之官廢天下之公好公惡固未嘗廢春秋之褒貶卽詩人之美刺有王者起按籍而稽則卽以春秋繼王迹也可斷自隱公惠以上無取焉所謂述而不作也隱以下則筆其可存者削其可去者用以繼詩而昭王迹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春秋其界限堤防也

國語申叔時告楚子使士亶傳太子教之春秋司馬俊告晉悼公羊舌肸習於春秋是晉楚亦有春秋也孔穎達以爲凡上之天子皆名春秋其曰乘曰檇杌則皆本國之名乘古字作稟承聲載也如車之無所不載今縣志猶曰邑乘法譜曰家乘皆讀如承聲是其証也檇說文斷木本作檇從木從壽取永久之義杌字從兀玉篇

木無枝類篇刑餘木今案檇杙二字合讀當是斷木爲版置之几上用垂久遠古書竹曰簡木曰版故字從木或曰檇壽木以記善杙刑餘木以記惡茲合云者統善惡之詞義尤爽截而解者音乘去聲檇杙惡獸名豈晉史專志車乘田賦之事而楚則第記惡人乎况以檇杙爲惡獸特本左傳杜註不知檇杙皆斷木不可大用故以喻不才子而以爲惡獸然觀周語惠王十五年內史過曰周之興也檇杙次於丕山不又以爲瑞獸乎春秋未修之前不過國史與晉乘楚檇杙等耳旣修之後乃有以繼詩而昭王迹此義字正遙與迹字應

檇杙次於丕山不又以爲瑞獸乎
過曰周之興也檇杙次於丕山不又以爲瑞獸乎
春秋未修之前不過國史與晉乘楚檇杙等耳旣修之後乃有以繼詩而昭王迹此義字正遙與迹字應

來夏堂講義三冊下

古諸丁大椿

孟子內篇下

齊人句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儘可不必交顯者其良人

出即從妻妾眼中歷數則必饜酒肉而後反亦即從妻妾

眼中見得其妻夫也不良獨為人妻者偏留心偏關情問

所所字應讀如居其所之所下墻間即應此字與飲食者

並問與飲食之人下祭者即應此四字則盡富貴也齊人

打誑不知作何醜態則字也字真繪聲之筆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

想此時還是喜而未嘗有顯者來惟其喜之是以疑之吾

來夏堂講義三冊

五

將闚良人之所之也高興蚤起齊人蚤起其妻即不得不

蚤起○王敬夫曰古人祭必於日未出時此齊人為乞祭

餘烏得不蚤不然富貴之家方甘同夢早去將何為耶施

從良人之所之苦極徧國中三字妙即從其妻心中目中

歷歷數之此時其妻心力目力足力一時都竭而喜心疑

心躁心至此又欲死心一一傳出無與立談者不但顯者

不屑與交卒要知墻間原是齊人熟地當出門時早是除

此別無所之只其妻初不打算到此當此徧國中無與立

談此失望之心與不可解之心聚而相迫不得不看其卒

也讀者切無以此字專寫齊人之東郭墻間五字合句此

處烏有富貴耶其妻應一發不解之祭者乞其餘六字合

句不足 句又顧而之他 描寫盡致 此其為饜足之道也 受

了多會的驕至此才恍然 其妻歸 去何高興來何跟踉 告

其妾 是訴原委 曰 因之發論 良人者 只三字罵然然已鳴

咽出之矣 所仰望而終身也 拾得高罵得煞 今若此 纔知

道耶 嗚咽而出幾不成語 與其妾訕其良人 可訕 而相泣

於中庭 可泣 而良人未之知也 果然不知尚有可原強似

今天下人假做不知 施施從外來 比乞餘時揚氣多矣此

人頗在場面上走慣的自然會做這樣 驕其妻妾 只一驕

字描盡醜態但未識妻妾此時作何嘴臉 由君子觀之 驚

地轉出君子如天上下將軍 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所以可羞處即在所以求三字包盡許多醜事醜態 其妻

來 哀堂講義三冊 五

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醒出立言本指

牟平橋以此連上王使人矚夫子為一章好奇者多可

其說余斷不以為然此孟子專為求富貴利達者皆昏

夜哀求可耻可憐特把齊人作一小照其時間之必有

嘲者罵者笑者孟子由他一一嘲畢罵畢笑畢輕輕扯

過臉來說出由君子觀之云云一時嘲者罵者笑者個

個色冷氣阻闕然而散

孟子曰伯夷 健筆直起 非其君不事 即此已隘 非其友不

友 即此已隘 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但非君不事隘極 不與

惡人言 不但非友不友隘極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 推

其心 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惡之之甚隘極 推惡惡之

心更推其心之心 思與鄉人立 鄉人非惡矣 其冠不正 尚

非惡 望望然 此隘容去之 然且不肯就 若將挽焉 此隘心

是故諸侯 又高於鄉人矣 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並非冠

不正 不受也 然亦不肯就 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不屑

二字特醒 逐層繪得隘字出 柳下惠不羞汙君 卽爾爲

爾意不恭之極 不卑小官 卽我爲我意不恭之極 進不隱

賢 此是介處然合不卑小官看來却是不恭 必以其道卽

不隱賢之實 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 此樂天知命有七

分 輕世肆志 卽有三分 故曰爾爲爾我爲我 總一筆 雖袒

裼裸裎於我側 再進一步 爾焉能免我哉 再跌一步到底

是爾爲爾我爲我不恭之極 故由由然 不恭之容 與之偕

來 亥堂講義三冊 不恭之心 而不自失焉 証明不恭出於居心 援而止之而

止 無往而非不恭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不屑

二字亦特醒 逐層繪得不恭出 孟子曰伯夷隘 斷定夷

柳下惠不恭 斷定惠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以君子作定

盤星通篇結穴

此孟子自表其去就之正而以孔子作主若夷之去只

是隘惠之就只是不恭孟子邀遊人國則去就固必有

道也

張揚葦云伯夷只是清清到極處則隘矣柳下惠只是

和和到極處卽不恭矣非是清和之外另有隘不恭

孟子謂蚘虺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 明有官守 似也爲

其可以言也。明有言責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激之使

言 蜺鼃諫於王而不用。所謂不得其職不得其言 致為臣

而去。去得是 齊人曰。慙勤齊人 所以為蜺鼃則善矣。所以

自為則吾不知也。竟將孟子蜺鼃一例看 公都子以告曰

吾問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兩則字反對 綽綽。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孟子之不

必去只此是鈇案。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前半冷語熱腸後半揮洒從容只中間夾出齊人無知

村談真好笑場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泰乎。已有土無事而食不可句在其喉中 孟子曰非其道

來夏堂講義三冊 主

提道字作權衡。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况以數十乘數百

人傳食。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何論傳食 不以為泰子

以為泰乎曰否土。學者之通稱也 無事。何嘗無事惟彭更

不識孟子為何如人自不識孟子為何如事耳。而食不可

也。所以為泰 日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

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此通字即

是道於此。二字重讀此無父無君之時。有人焉。彭更只認

孟子是士孟子便自認是輔世長民之人說得人字有身

分有字自關緊要。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此事何如

是從古真學問從古真治術。以待後之學者。並吸下功字

而不得食於子。反掉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偏地又揭出個志字與事

字反對君子之為道也亦卽用道字反唇其志亦將以求

食與此彭更卽從輕尊二字撥轉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

有功於子彭更從事字撰出志字孟子却從事字撰出功

字可食只要審可與不可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遁詞曰有人於此於此有人焉是何等人此又是

何等人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

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守先待後其功何如卽其事何

如無其事而食不可此有其事而食奈何謂之泰

或問孟子之學大矣何止孝弟曰此正學問之道不明

直將孝弟看作常談不知仁義二字是聖賢真學問卽

千古眞治術而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豈有他道哉

逢蒙學射於羿是親受學盡羿之道并不待再傳思誅其

心天下惟羿爲愈已罪案可笑於是殺羿忍極○以上立

案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陡判出人意外公明儀曰宜若

無罪焉放寬一筆妙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懸空判斷試

掩下文眞猜不出鄭人忽撇蒙羿借事發揮使子濯孺子

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鄭以孺子善射使侵衛衛卽擇

一善射者當之兩使字好看煞人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極寫孺子喫驚襯得下文一喜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無聊之至其僕曰庾公之斯也鄭

來夏堂講義三冊

天

重說出不特僕人張皇卽讀者至今猶爲孺子捏一把汗曰吾生矣天外奇談不但僕人想不到卽讀者亦想不到不但讀者想不到便令孺子當時亦想不到孟子論羿亦

有罪是出人意外語真不可無此出人意外事爲之映照

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卽假僕人口中補出善射有此一贊下跌得愈有勢夫子曰吾生真奇談何謂也

極寫僕人惶恐卽極寫孺子胸有成竹曰庾公之斯學射

於尹公之他干孺子甚事尹公之他學射於我亦干庾公甚事

夫尹公之他端人也特地醒出雄鷄一唱天下明其取友必端矣

說來所以不死只仗一端字極寫尹公取友之端卽極寫孺子取友之端庾公之斯至緊接曰夫子其

來夏堂講義三冊

完

聲藹然何爲不執弓其聲藹然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只老實說寫孺子到底是端曰小人其聲藹然學射於

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果不出孺子一套話極寫庾公仍極寫孺子

我不忍是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於是殺羿者是誠何心寫庾公仍極寫孺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其聲藹然寫庾公到底是端抽矢

扣輪去其金全私情發乘矢而後反盡公事○看來庾公

到底是端寫庾公仍極寫孺子○咄然而止更不回結妙

妙

孟子文章之妙無過此篇寫子濯孺子純是反寫羿寫庾公之斯純是反寫蒙又細看其極寫庾公到底是極

寫孺子此極寫孺子到底仍是極反寫羿尤妙在極寫
逢蒙處卽納於以極寫庾公寫孺子中而說來蒙之罪
固不待言羿之罪真無可道只此一案一斷一引事更
無回結令人比較而自斷之老吏辣境文章化境用筆
仙境

撇開蒙羿証以他事妙在不着一斷而神理宛然尤妙
在處處極寫孺子却是處處極寫羿然亦不是極寫羿
凡取友或如孺子或如羿一時俱在腕下其寫庾公到
底是極寫孺子而蒙之罪與凡類於蒙者亦俱赴腕下
取友端是此章骨子然必自己端方能取友端又骨中
之骨孺子從尹公之端認其取友必端則孺子以端人

來夏堂講義三冊

三

而後能取尹公之他卽在孺子口中一筆作兩筆合之
孟子立言本旨則又一筆作三筆真大奇事

解者或謂庾公以私廢公夫惟無所不端斯謂之端使
第顧一己之私恩而廢國家之公義何以爲端人乎且
以不忠於君之人而信其爲端恐此取友者先已不端
矣今觀孺子特侵衛而已曰追之明是孺子已遁卽引
窮寇勿追之義庾公已不得謂廢公况更發乘矢而反
耶或曰子之說然矣使當孺子未退兩軍對壘而孺子
疾作此不得不戰之時庾公將若何曰敗其軍而逸孺
子誰曰不可且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

三聖

而後並無他人 豈好辯哉 先辨明非好筆帶欲 予不得

己也 一篇骨子 天下之生久矣 聖賢全是為天下 一治一

亂 總提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 此今禽

獸奚若 民于古聖賢無非為民計 無所定 偏地洪水偏地

龍蛇雖欲定而無其所 下者 只此是所 為巢 只此算定 上

者 又只此是所 為營窟 又只此算定 以民而居巢窟襍

於禽獸矣然禽獸其跡未至禽獸其心是猶勝於後世處

書曰洚水警余 警余二字好凡有心世道者皆不得謝其

責 洚水者洪水也 此堯之亂在洪水與亂在道者不同故

特標出 使禹治之 特提禹 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

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

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然後二字最吃緊此可見禹

之不得已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勁筆特提只聖人之道

衰 衰五字從此古今治亂判然兩事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

汙地民 聖賢總是為民計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圃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圃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是

真禽獸不比蛇龍矣孰知此後更有人而禽獸者 及紂之

身天下又大亂 中藏夏桀一代 周公相武王 特提周公誅

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如今天下人人飛廉人人犀象虎豹

將奈何 天下大悅 此可見周公之不得已 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

又弼筆特提 邪說暴行有作 此則不只暴君矣 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連寫有之尚不比此時人人無

君人人無父 孔子 特提孔子懼 此直起下吾為此懼懼字

禹周有權孔孟惟懼而已孔子因懼而作春秋孟子因懼

而闢邪說無位之事故只可如是 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

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此未便是治得此一番防閑而亂臣賊子未治在一時而

治在千萬世所以說賢於堯舜遠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

處士橫義 三句換說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此專從橫議

句抽出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此之謂盈天下 楊氏為

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歷

來夏堂講義三冊

三

言楊墨之害禽獸二字點晴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引公明儀最重

率字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二句束上起下 是

楊墨 邪說誣民 總是為民計 充塞仁義也 充字承上盈字

塞字承上不著揭出仁義此孔子之道即千古聖聖相承

之道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結上即為下作引

吾 一路趕出吾字除此更無他人 為此懼 緊承孔子懼來

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

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看來如何得已 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此通篇過渡最重吾為此懼四字 〇先大人云

某看來閑先聖之道三句緊跟懼字虛說趕出邪說者不

得作以下反接甚言作之之害正明其不可不懼時解竟釋詁放說實則我亦欲正人心節豈非複語昔者禹抑洪水

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再縱筆總上三聖單為我亦二字作引起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再引此束上揚墨之道單為下息距放三字作引起

起我特醒亦欲特醒正人心特醒通篇正文息邪說距

詖行放淫辭三句正人心之實以承三聖者上從三聖順掩到我此從我歸到三聖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前總冒此特結能言距楊墨者更屬望外人越不得已聖人之徒

也上句為子字添毫此更為承三聖添毫來亥堂講義三冊

此在諸篇為第一緊要文字只一子字上承列聖此外更無一人能分其責

春秋何為而作也孔子時禮教蕩然欲述古以明其義而嫌於空言無徵也乃即當時諸侯大夫行事之實比

義類明是非折而衷之以立教而諸侯之大夫行事備載國史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

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秉周禮其是是非非猶有周公之遺

法故魯之春秋雖與晉乘楚檮杌並稱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以述往聖詔後世孔子獨有取焉惟其事則

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乃起而筆削焉故曰其義則

某竊取之矣其義卽魯春秋之義春秋本自有義孔子以筆削取之故曰取義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而說經者且謂孔子作春秋假魯史以譏貶當世不亦誣哉或曰若是則孔子直抄襲魯史耳何以謂之作曰魯史以勸懲舉王法春秋以筆削彰聖教取義之旨寄於筆削故曰作魯史舉法而是春秋特筆之以彰其是如趙盾之忠與州吁宋督之弑同書許止之孝與商臣蔡般之弑同書孔子並取之此義明而亂臣賊子之黨無所逃其誅魯史舉法而非春秋特削之以彰其非如魯羣公之錫命則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王子虎策命晉侯則不書蓋孔子削之此義明而假

來夏堂講義三

三

仁襲義之好無敢僭其賞然則誅賞者法也是非者教也法非天子不敢設教雖庶人亦可明春秋天子之事也筆削之春秋庶人明天子之事也今自集註取胡氏之說而孔子遂無以大白於天下後世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
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何思者疑不足思也看來萬章亦是看低狂士而以鄉愿爲中行孟子曰孔子不

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獍乎狂者進取獍者有所不爲也所以思狂士孔子豈不欲得中道哉再振一句不可必得

故思其次也因不得中行而思其次則次僅次於中行此

狂士身分原高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這才另眼看待狂

士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先實其人何便不肯同

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不自掩正其

流合汚闐然媚世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光明處較闐然者何如合上釋狂字畢狂者又不可得

字身分愈高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獗也

潔亦斷不肯闐媚是又其次也

既有其人何云又不可得要知此特為心也二字疏明來

歷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不但不思其

惟鄉原乎折出鄉原用異樣醜罵之筆

一句罵死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

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此譏狂行何為踴

來夏堂講義三冊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

踴涼涼此譏獗

世也者是鄉原也只一媚字寫鄉原醜態

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鄉原本領衆

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德之賊一結

子曰惡似而非者一句綱

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惡紫恐

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如何不可惡

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君子反經而

聖人之道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麗地自邪說交作楊

墨之徒首倡大亂告子又從而甚之孟子以一身肩先聖之傳所以距楊墨闢異端者無所不至而茲於鄉原尤加防焉夫以鄉原與楊墨較則鄉原似在所輕而實則更甚者何也楊墨之與吾黨若黑白之不相蒙有志者皆能辨之惟此彌近理而大亂真尤易惑人終七篇而以大聲疾呼反覆辨論所以爲吾道之閑者至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來夏堂講義三冊

吳

論語終堯曰篇此敘道統之傳亦爲七篇總結最重聞知一邊蓋以道自任也湯文孔子去見知各五百餘歲猶能聞而知况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乎孔子而後膺斯道之真傳者獨一孟子孟子而後且磨滅以至於今起而任之抑又誰之責與

孟子外篇上

孟子句見梁惠王特筆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是欣幸語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戰國奸尙游士經濟一句託出孟子

對曰不比游士答話王大聲呼之何必曰利劈手捺倒亦

有仁着力寫義着力寫而已矣除此更無妙策王曰何以

利吾國一句領原來要後義先利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十七字連讀早寫出逼親後君樣子

上下交征利纒一筆醒征字而國危矣妙以危字替利字

東上起下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

來夏堂講義四冊

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實疏危字○畧任下掀翻再起萬取

千焉焉字押千取百焉焉字押不為不多矣斷一句○忽

從百忙中間闖着評全為不壓作反宕文筆愈曲文勢愈

緊苟為後義而先利重跌不奪不壓重拍○承何以利則

曰征承弑君則云奪統為遺親後君加倍寫○讀此可知

上文兩必字不是懸空說話○以上申何必曰利凡五筆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轉到仁義

如許便直而已矣三字十分透醒○以上申亦有仁義句

只一筆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只將上文一倒意

足神完而賓主亦分明

此開部第一孟子 先大人謂孟子一生只是仁義一

字認得真入孝出弟卽守先王之道不遺不後卽王天下之本孔子而後膺道統治統之傳者孟子一人而已
曳裾侯門踰牆鑽穴卒之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
子抱道自重惟可見斯見最是大操守

孟子先適齊而七篇以梁首曹寅谷以梁爲東諸侯之
蔽梁能抗秦則秦不得入中國此特經生說話戰國時
人類幾絕只此利字牢繫於心而不可解除却仁義固
別無起死良方也孟子膺聖學真傳只是仁義所以撥
亂世反之正亦只是仁義此所以冠全部而七篇之旨
莫能外是

祇知有己不知有人此專利聲口也惠王開口便道吾
來寅堂講義四冊

二

國聲情如揭

孟子對曰王字一頓一半詫異一半竊笑總要他鄭重
想來隱然有上好下甚一段道理在他身上然此且虛
喝

何必二字須拆讀當時皆以利爲必應計較的事偏孟
子劈手捺倒試說到交征弑奪而人顧必欲言之千載
下我亦索解不得也

除了仁義本無第二件看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
而後其君果是無第二件亦有而已爽截乃爾

仁義二字全部提綱此是大源頭其發端爲惻隱爲羞
惡其實事爲親親爲敬長其實效則極之萬物得所而

育汪洋不言利而利已普然此亦且虛提
王字再醒所謂大夫士庶之倡也上好下斯甚吾身
家各自爲謀早將遺親後君寫到十分何以二字更曲
曲打算文言之曰征質言之則奪而其端實開之自上
如響應聲真可怕人

上下交征總點一筆蘇張之所挾以遨遊世主之所誇
爲勝算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而國危句東上卽以起下
字挾全力却極迴風跳舞冷眼指點之神

危字情勢甚夥弒奪特其大者學者試合不奪不廢讀
之而知其必然也

後於所先禍且如此况不知有仁義哉得此加倍寫法
來夏堂講義四冊

三

不特何必意醒卽結末所以倒提亦有句在前早已伏
胎

不極道利字之害何必之意不醒不合仁義未嘗不利
何必之義亦不全卽亦有而已之理亦不出惟將何必
講透亦有五字自力透紙背

以仁義易利七篇大旨皆是則此仁義主也利客也而
何言利之害凡五筆言仁義只一筆蓋論道理不先破
其所好卽與言仁義終不肯聽論文法仁義之利不卽
於危字反面託出亦說不透看此言交征言弒奪何一
非不遺不後反對此借賓定主法而起手先捺倒利用
重筆提出仁義末卽接說仁義後繳到利賓主又何嘗

不分明也
附孟子年譜辨○孟氏譜周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
二日孟子生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孟子
卒壽八十四曹寅谷案竹書定王只二十八年無三十
七年定王自癸酉元年至庚子王陟有己亥無己酉若
自定王己亥至赧壬申則孟子年當百五十四歲九
必無之事陳氏士元曰孟子當生安王時定乃安字之
誤曹寅谷又案安王自庚辰元年至乙巳王陟凡二十
六年亦有己亥無己酉若生於安王之己亥則孟子年
亦當九十四皆與譜不合惟自赧王之二十六年逆溯
至烈王四年己酉適八十有四孟子明云由孔子而來

來夏堂講義四冊

四

百有餘歲孔子卒於敬王壬戌距烈王己酉一百八年
與孟子合然則孟子之年卽以七篇斷之孟子之遊亦
卽以七篇徵之而已史稱孟子前後凡兩至齊中間適
魏據公孫丑問夫子加齊之卿相而曰我四十不動心
明爲四十後之言也充虞問夫子而曰由周而來七百
有餘歲又明爲八百歲前之言矣是孟子前客齊當在
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至四十五年丁酉九年之間去
齊乃之宋之薛以陳臻問餽知之去薛乃由鄒之滕以
世子過宋然友反之鄒知之然合之亦不過一二年周
顯王四十八年齊封田嬰於薛而孟子在滕矣明年爲
慎靚王之元年辛丑孟子至梁惠王稱之以叟明年惠

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復之齊爲客卿又自齊葬母於魯居三年反於齊而當齊人伐燕至周赧王三年己酉燕人畔而孟子再去齊計前後在齊者又閱七八年矣夫然而復之宋稱君偃宋王則是在僭王後也未然而卒之魯觀臧倉言後喪踰前喪則更在葬母反齊後也年蓋六十四而轍跡終焉後二十年爲追魯著書之日則譜稱八十四之說亦言之可信者今案曹氏此論甚晰但必確指爲某年則終不可信皇極經世本據史記竹書不知竹書已不足憑史記更多刺謬卽如伐燕史記以爲湣王孟子以爲宣王而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氏之文是噲又與宣同時矣其矛盾處

多類此夫自古聖賢不幸而不得其生年卒日誠學者一大憾事然與其妄爲附會則又不若闕之之爲得也孟子年果八十四否果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抑或如曹氏生於烈王之四年否余未敢定然據君薨稱謚之例梁襄魯平並卒於周赧王時孟子皆及書之則其生於烈王之世而卒於赧王之時亦可以意斷耳惟先遊事齊後適梁去梁復之齊前後在齊凡二次則確有可據孟子鄒人由鄒至梁僅六百餘里由鄒至齊亦僅六百餘里而在梁則惠云不遠千里在齊則自云千里而見王蓋惟齊梁相距始有此數况據宣王云今又棄寡人而歸若使

一至齊又字從何說起

附孟子鄒人辨○趙氏題辭孟子鄒人也鄒本春秋邾子國至孟子時始改爲鄒閻百詩主之惟張爾公大全辨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穆公之鄒國乃卽孔子所生之鄒邑也今案此說甚確孟子本魯公族孟孫後據鄭樵通志氏族畧季友之後傳家稱季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季叔牙之後傳家稱叔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叔然則孟孫之後去孫稱孟者不傳家也孟子父激公宣一名彥璞母仇氏不知何時失家要爲魯人無疑如使孟子所生卽春秋邾國禮士於本國雖不仕亦稱臣觀孟子於齊稱臣於梁不稱臣仕不仕之分也而對鄒穆

來夏堂講義四冊

六

公與在梁不稱臣同又况孟母歿孟子明云自齊葬於魯不言葬邾尤其確証

附孟子受業子思辨○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爲誰王邵解史記以人衍字因之趙岐註謂孟子親受業子思是大不然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又十一年哀公薨子悼公立三十七年悼公薨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元公薨子穆公立三十三年穆公薨子共公立當周烈王時而孟子生距孔子卒已百餘歲考伯魚先孔子卒則當孟子學時子思已不下百二十歲此必無事也况據孟子子未得爲孔子徒子私淑諸人使果受業子思何樂云諸人哉

附孟子見梁惠王考○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集註因之然考孟子生周烈王時而惠之立適當烈王六年果爾則惠王三十五年孟子纔三十六七歲不應稱之以叟况惠王薨襄王立而孟子卽去通鑑既從竹書惠王在位五十二年則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中間十七年不聞孟子久於其國也惟邠卿謂孟子老而至梁曹寅谷亦謂當在惠王後元十六年明年見襄王而去頗爲可信

孟子見梁惠王

着意再見

王立於沼上

獨樂之地

顧鴻雁

麋鹿獨樂之事

曰賢者亦樂此乎

獨樂人語

孟子對曰賢

者須是賢者

而後樂此

要看而後字

不賢者

來哀堂講義四冊

怕是不賢者

雖有此

要看雖字

不樂也

陸筆斷定○此與前篇同一先斷後申法而前逆折此順遞前一掉一提此一正一反詩

云

引訊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

在靈沼於物魚躍

一路閒閒引証

文王

句以民力爲臺爲

沼

忽擲筆空中中字字掀翻

而民

緊跌

歡

卽歡樂此爲臺沼

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

麋鹿魚鼈合上而民歡樂二十四字連句陡跌陡在妙從

對面加倍寫

古之人

重拍

與民偕樂

一路敲擊只要醒出這四字

故畧頓爲而後字類上添毫

能樂也

能字點睛○一段申賢者句而後字用暗醒

湯誓曰

亦引証

時日曷喪

予及汝偕亡亦是賤住民總要驗之民○前從主位反振

而入此却從對面順說文筆變換欲與之偕亡亦是從對

面加倍寫雖有臺池鳥獸前反振正跌此正接反宕豈能

獨樂哉奚落得妙○一段申不賢者句雖字用明點

此孟子見梁惠王須處處跟定首章戒王言利利即獨

也吾國吾家吾身實是獨勸王行仁義仁義即偕樂也

不遺不後實是樂但初次談及此番正須重申

賢者而後樂此迎面陡斷偏又從賢者轉到不賢咄咄

逼人

樂不樂只分能不能而所以能不能則偕樂不偕樂之

故即賢不賢之實電掣雷轟方斯筆力

來寅堂講義四冊

八

講家以不日成之謂臺成然下文何又言經始勿亟也

案經始始謀為之經營即召誥厥既得卜則經營攻字

字即攻位洛汭之攻而成字即甲寅位成之成也固知

此時尚未興築

民所最靳者力而文以之民其謂文何况為在臺沼也

為所不必為即以所不當以字字掀翻極為一跌作勢

而民歡樂硬筆陡跌歡在面上樂更在心裏之字尤宜

着眼即樂此臺沼之為看似文王之民極呆極癡一路

撈出與民偕樂四字如土委地

靈臺之詩何嘗說民如何樂偏得孟子從兩靈字勸出

民不任勞意即為樂其有二字恰作確証

用意本就民樂其樂烘出偕樂然文王主也民賓也看此先從文王跌到民中間撇開文王句句寫民樂然後用重筆醒出文王此之謂賓主清楚

硬筆下文欲與之偕亡六字此樂之獨樂亦即從民烘出最重欲字人情好生而惡死口頭詛咒已是無聊至實之曰欲真有生不如死之心與之二字尤沉痛爲君殉難本忠孝事夏桀何人至欲與偕亡寫苦惱逼真苦惱

豈能獨樂分明即梁惠結局妙不稍溢一辭賢者如彼不賢者如此只自裁便了

梁惠何知賢者只口頭說話耳孟子便說同樂即賢者來夏堂講義四冊 九

獨樂即不賢者分明爽當千古定案

偕樂用特醒獨樂只帶說其實獨樂之禍至民欲與之偕亡任人千言萬語總說不到這痛切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無眼低徊自負之至盡心焉耳矣拍案叫絕自負之至河內凶看他單從歲凶說則移其

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寫盡心已足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這纔信得是寡人之於國這

纔信得是盡心到十分

多動折不用虛字何也筆帶餘憤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怕極那願得笑棄甲句曳兵句而走慌極那願得笑或百步而後止喘極那願得笑

或五十步而後止想亦喘極那顧得笑以五十步笑百步

偏地笑問笑之何以則以五十步則何如妙令自斷曰不

可接口斷定直不百步耳揮輸得妙是句亦走也駁倒得

妙曰王如知此陡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陡斷○一

段先答所以民不加多下掀翻另起不違農時穀不可勝

食也數畧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連用三也字押脚軒軒震舉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陡筆總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也振一句仍用也字押脚軒軒震舉養生喪死無憾再總

如錢塘之潮湧一步吞一步具拔雷轟濤怒之勢王道之

始也到底用也字押脚軒軒震舉○一段先示以心之當

來真堂講義四冊

十

盡在此不在彼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

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連用四矣字押脚前是

野軒震舉此則洋洋盈耳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

寒亦是陡筆以總作振然然字承上而字轉下凡然而雨

字連用皆準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豈但民加多○隨振

隨落色飛翬舞○一段實疏如此纔算盡心狗是狗彘是

彘食人食是食人食而不知檢妙是不知塗有餓殍逼於

凶又逼於移徙那得不餓殍而不知發妙是不知○以上

轉入梁惠不用虛字裝頭人死只此消耗已盡何在不加

多則曰非我也寫不盡心人口角如生歲也明明罪歲是

重讀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隨手作喻與好

戰遙應王重呼之無罪哉重折斯天下之民至焉豈但加

多鄰國一段兜轉梁惠不曾盡心作收場

此盡心是綱移民移粟不得連讀只河內凶移其民於

河東早從十分盡心得來忽然又想到河內老幼忽然

又生出移粟一策真所謂無義不搜

移民移粟此盡心實事也卽察鄰國二句亦是加倍寫

蓋非計出奇創不足爲盡心非有我獨行之而他人不

能亦不足爲盡心之極

只說盡心耳凡作三整筆而盡心正面又凡作三碎筆

來夏堂講義四冊 十一

最好數虛字說到酸心處捶床搗枕說到得意處昂首

伸眉說到細切處條分縷析一路頓挫却只爲民不加

多寫來絕倒

不先責他不盡心亦不卽教他盡心且先把罪民一段

公案借喻開發而梁惠之未曾盡心與鄰國等亦卽從

喻義醒出

以戰喻矣特着一好字尤是追魂奪魄語孟子言不仁

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此肝腦塗地卽不得已

而用亦應惻然此好字直非人心更那裏說到盡得此

加倍寫法罪案已定而後文引兵作喻亦卽與此一線

相承

妙是一接便走並不會盡力與王未盡心一般

棄甲以利走曳兵以自衛想走者亦從盡心得來然只
得如此可嘆可笑

一路引喻趕出王如知此四字則字直接真可不煩言
而解

孟子但就他較量鄰國故取譬如此其實梁惠之罪尚
不僅走五十步者之比鄰國膜視斯民然被災之區死
亡枕藉未災之處猶幸安堵若梁惠移民移粟不但河
內凶並未凶之河東亦告匱矣又况流離遷徙散者不
可復聚而徵發之煩擾亂之苦更甚於啼饑多多哉

梁惠盡心處正其賊民處也豈知民生有自然之利只

來夏堂講義四冊

七

此不要忽過了最重不可勝三字樂歲終身飽凶年免
於死亡原不須移民移粟之紛紛

他處言入口之家此言數口者據實也井地既廢農無
上中下之分故統言之

孝弟卽教中事而必申之者最重之義兩字蓋必示以
孝之義而始知不可不孝示以弟之義而始知不可不
弟今只口頭說話宜皆目爲常談也

王虛舟云最好將此二節安放中間具有天馬行空之
勢若俗手定倒在後矣讀此可得布局法

所謂盡心仁民而已梁惠何足云只狗彘食人食以下
十七字寫出狼心狗肺

最重不知二字試問盡得甚心說來辣極

以餓莩作死人何下文又云人死案後漢書引作殍通

作殍又作擗落也謂逃亡流落故云塗有

王只要加多鄰國孟子便以王天下期之且以天下之

民至歆之即從他所極滿望處作收科絕好用意絕好

用筆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仍從殺人說入

以挺與刃此是賓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此無異王知之

以刃與政此是主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此無異王又知之

之曰庖句有肥肉何來的廐句有肥馬何來的民句有饑

色這個自然野句有餓莩這個自然此頓讀率獸而食人

也斷得着○轉入梁惠殺人之政勢如駿馬下坡且煞住

下掀翻再起獸句相食此獸相食且人惡之且可惡為民

父母四字擡高煞對上獸字又屬煞行政政字特應不免

於率獸而食人比相食何如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筆帶痛

哭仲尼曰前引喻此引証始作俑者只作俑其無後乎已

無後為其象人而用之也然尙是象人如之何欲語先低

徇其使斯民明明斯民饑而死也筆帶痛哭

語意似當連上為一篇只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八字已

明定爰書此更淋漓發揮

率獸食人即殺人之政也前三節醒出殺人之政四節

言率獸食人之決非人情末節言率獸食人之必無善

報一動之一警之

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因之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即所謂率獸而食人

不幸悞民於死咎已難辭明明使之更不可解讀到如之何句真令人鼻酸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津睡猶香叟句之所知也虧他自說及寡人之身跌出掃興東句敗於齊掃興長子死焉掃興西句喪地於秦七百里掃興南句辱於楚掃興寡

人恥之恥得好願比死者一洒之願得好如之何則看來亦只要昭溺其民孟子對曰地方即從地方說入百里

不必晉國之強亦無慮喪地之多而可以王奚但洒恥來夏堂講義四冊

舊地陡對不惟梁惠想不到即讀者至今亦想不到王特

提如施仁政於民只施仁政是良策省刑罰薄稅斂即此是仁政深耕易耨承省薄壯者抽出言之以暇日承深耕

易耨修其孝弟忠信此亦是仁政人句以即以此孝弟事其父兄此孝弟之驗出句以即以此忠信事其長上此忠

信之驗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如此則可一段理有可信所以無敵用暗醒彼並提彼奪其民時使

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此彼不行仁政彼陷溺其民總一筆王轉到王往而征之夫誰與

王敵所以制挺可撻此言勢有可恃所以無敵用明醒故曰引証仁者惟行仁政纔是仁者無敵惟無與敵故無

敵王請勿疑特筆丁寧回繳可以

讀善須分綱目如此洒恥是綱王則網中之綱也恥之
是目行仁政則目中之目也徒恥而不行仁政無如齊
秦楚何即如無恥何行仁政而撻齊秦楚則無敵於齊
秦楚即無敵於天下所以然者以行仁政之王加不行
仁政之彼理既可信勢又足恃末引古語尤足使虛處
皆實

本魏國耳而邈名於晉今敗類子孫每誇其先世皆守
梁惠衣鉢

強字說得驚天動地及字方跌得酸心刺鼻東敗西喪
南辱即強字反對其曰於齊於秦於楚又即天下二字
來莫堂講義四冊

五

反對也恥字固跟東敗西喪南辱然實從首句導窾益
非有昔時之強則此猶未足十分着惱

最重彼陷溺其民句特地一總彼惟陷溺其民故可制
撻撻之則梁之陷溺其民宜乎一蹶不振也可知仁政
不容不施此雙管齊下法

孟子見梁襄王不能行於其父猶望於其子出包得將出
未出情事語人曰不為語人此篇原可不記望之是乍見

不似人君妙罵就之是既見而不見所畏焉妙罵卒然問

曰粗莽活像天下惡乎定卒然聲口吾對曰定於一此答

賓孰能與之一粗莽活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答主

孰能與之粗莽活像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說不了是誰王

句知夫苗乎看來梁裏一向不解只是無知七八月之間

旱則苗槁矣天此時所望者獨天耳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望得着則苗淳然興之矣淳然二字妙其如是孰能禦之

百忙中忽作喻筆文勢寬綽今夫天下之人牧要知此篇

原只為今天下之人牧說妙以掀翻插入字字飛鳴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殺人已可惟嗜則更不知其何心如有不

嗜殺人者即從未有不三字鄭重轉出則天下之民皆引

領而望之矣極寫望字為莫不與三字補髓誠如是也持

筆束今之以王道為迂濶者皆有愧此句民歸之果是與

由水之就下又隨手作喻與起手遙應沛然微頓連上讀

誰能禦之果是莫不與

來夏堂講義四冊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最是千古定論梁赫一粗莽漢何

足言只當時未有不嗜殺人者恰好作普聲喚醒

齊宣王問曰齊桓鄭重出之晉文鄭重出之之事鄭重出

之可得聞乎心痺之至足見大欲孟子對曰仲尼之徒原

本仲尼是崇王黜伯嫡派無道桓文之事者說來狠甚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緊承仲尼之徒未之聞也以得聞起以

未聞結只此一段無以特轉則王乎較桓文何如曰德

不止是事何如則可以王矣看得甚難曰保民只此○其

實事為副產為驅善其實心為不忍為推恩而王莫之能

禦也說來何易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到底動了大

欲曰可滿許之早為緣木求魚作反照曰何由知吾可也

便要詢明來歷是大欲不是膽怯 曰臣聞之胡訖曰王坐

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 牛之就死大抵皆無

罪牛之無罪就死大抵皆數餼何獨不忍於斃鐘之牛則 以王見之也解此可知下文見牛未見羊句最是筋節

牛何之對曰將以斃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斃餼若無罪

而就死地 胥天下好生惡死之情那個不託於王之不忍

對曰然則廢斃鐘與 偏有此語然不如此亦逼不出那仁

術來 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可謂不虛所見。以上述事

畢不識有諸 要他察識 曰有之 應得响 曰是心 不說是事

專言是心通篇眼目 足以王矣 再滿許之總為緣木求魚

作反照。以王起以王結只此又一段 百姓皆以王為愛

來夏堂講義四冊 七

也 掀翻另起陡然送難 臣句 固知主之不忍也 陡然解鈴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 是不察識人說話 齊國 重讀 雖漏句

小句。故作開宕 吾 急轉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斃餼若無

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一味說現成話總是不察誠

曰王 大聲呼之 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 一句喝起

小易大 四字爰書 彼惡知之 開出百姓是賓筆 王再問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此却單就不忍送

難是主筆 王笑曰 悟矣 是 牛羊何擇即已亦道不出不是 只一字寫癡笑如生

不得於心 我到底是我 非愛其財 只此是他自信 而易之

以羊也 疾轉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疾落 曰無傷也 急解

是卽此以小易大乃仁術也急醒。先解非愛見牛未見

羊也次解牛羊何擇君子之於禽獸也隨手推開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緊捻見字連醒不忍聞其聲並推到聞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仁術二字更推廣言之。文

勢至此已抑而不振得此聚精會神羣山萬壑赴荆門有

斯奇觀王說曰前是笑此是說寫呆像呆寫快像快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贊得快活天指前事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送難解難只此又一段此心緊從心字另轉直承是心此

隔段遙接法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頓又高興總是大欲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方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

來良堂講義四冊

大

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忽作離筆空

中閃射絕好文情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者獨何與忽然打轉絕好提綴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

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係爲不用

恩焉連用三焉字一氣趕出不用恩如駿馬下坡故王之

不王不爲也勁束非不能也並託一句全爲緣木求魚作

反照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到底情曰挾泰山

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

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忽又用喻寫形字如分水

犀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再合全爲緣木求魚作反照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只此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此天下可運於掌便如

此。最要看以及二字寫推字如書詩云引証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合三句寫以及兩字原委貫澈言

舉斯心須有此心加諸彼而已明釋以及即醒下推字故

推恩突出推字不須另解足以保四海說得有關係不推

恩無以保妻子反足一句文勢益振看到後必有灾則

此句真即齊宣結果古之人重唱所以大過人者實是大

過人無他焉却是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再醒一筆起

下。此段只重一推字言其法即舉此加彼實其事即老

及人老幼及人幼合之只寫得用恩二字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只是不推又復打轉作

來夏堂講義四冊尤

結十分精神。先大人云吾讀前兩喻筆情恣肆到此發

出正論浩如江河重如山嶽是中權得力文字權然後知

輕重然後知長短又用喻作離筆物句皆然心特醒為

甚王請度之即從獨何與扣定心字醒出度字為今恩二

句作收科而已為下一轉提頭只此又一段抑王興甲兵

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陡然轉出單為鈎引

大欲作提頭文勢至此又一光景。此快心即不忍之反

雖故作挑逗亦必一線相承如此王曰吾即不忍一牛

之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原只要撥出這兩字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故問之王笑又笑起來而不言

前是呆於心此則澁於口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

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
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故猜之。○文筆如雨打芭蕉文情

則緩帶輕裘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足以王者問是心足

以供者問諸臣惡極冷極而王豈爲是哉自說自解極駢

宕之妙 曰否吾不爲是也果然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

已一落千丈強 欲碎土地一 朝秦楚二莅中國三而撫四

夷也 四○說來熱鬧之至 以若所爲 忽然打轉與危構怨

一筆 求若所欲 忽然兜轉求吾所大欲一筆○妙以二句

橫亘在此讀者試掩下文竟不知作何說話 猶緣木而求

魚也 撲地一捧不怕嚇煞 王曰若是其甚與真出意外曰

殆有甚焉 急急再進一捧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 偏

來哀堂講義四冊 三

鬆一步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 再托 盡心力 更兼盡心力而

爲之 並如許費手 後必有災 却只博個後災○自抑王興

甲兵文勢如游龍戲空呼吸變化至此則鐵馬疾馳撞鐘

伐鼓驚海內有此奇觀 曰可得聞與 着怕口吻 曰鄒人與

楚人戰 又用喻作離筆文勢一緩 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

勝果然 曰然 然字承上則字趨下凡然則二字連用皆此

例 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

強 最要看不可字尤妙用整筆前後俱振 海內之地方千

里者九 以上勢如建瓴須得此句筆 齊句集 所謂截長補

短 有其一 還須集纔有其一 以一句 服入 大小眾寡強弱

說來如掌中紋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陡合喻義醒出所以

不可敵最是充魂之筆蓋疑卽蓋字之誤亦反其本矣只

一筆飛縱係民束上提下今自須及今改圖王發政施仁

緊拈反本演出發施二字是惟字替身卽用恩正面使天

下合中國四夷皆該在內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途連寫欲字對面着筆天下再醒之欲疾其君者皆欲

赴愬於王欲字再總○君有欲人亦有欲惟合天下之欲

以爲欲乃真大欲看來孟子亦正要就這欲字作激勸而

用筆如驚風驟雨一時森至其若是孰能禦之勁筆回結

而王莫之能禦○只此又一段翻大欲而進之王通身局

面○剛說緣木求魚又說後必有災一連兩棒早使齊宣

來貞堂講義四冊

主

氣沮看此又極力懲惡且不說如何發施却先將這功效

數得如許熱鬧不由他不再高興真好用筆王曰吾情實

不能進於是矣亦實話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亦是

從夫子言之二句來我雖不敏請嘗試之以下於齊宣爲

大欲餘減於孟子爲係民實政收束之妙得未曾有曰無

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倒句有力若民則無恒產因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極道其弊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何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是罔民也妙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卽因其不忍之心動之

○欲正先反最是行文上乘孟子尤善用此法是故直轉

明君對憎字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有恆產之效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如此便不陷於罪今也制民之產

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所以放辟邪侈則今之陷罪而死者謂皆無罪而就死也可王欲行

之則盍反其本矣復一句仍是東上提下篇法絕妙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以上制產是推恩堯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以上驅善亦是推恩○此

篇如許長文得竅在先將推恩反復擒拏到此實證只寥

來復堂講義四冊

三

寥數語而已淋漓盡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勁

筆一總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千里來龍到此結穴

篇內只爭德事兩字事則如興兵構怨辟朝莅撫德則

推恩制產諸大端爲桓文則只事其事而王則非德不

可

此王問桓文時已將大欲合盤托出後來孟子一口猜着不知此時早已了了最重之事兩字五霸不僅桓文

而辟朝莅撫則惟此兩君能之可得聞乎着實意辨

有所傳斯有所聞有道之者斯有所傳孟子文不但筆

墨好卽字法層次亦不苟如此

此孟子第一篇作意文字齊宣滿腔大欲妙卽接口捺

倒緊把那大欲索性引得愈大這王字豈不比霸更好
一路從愿直待高興極時然後輕輕搗出病源另換重
筆前用奚落後直嚇煞今人只將緣木求魚竟可作初
對時話不惟文字無生色且早打了他興頭安能使知
大欲之斷不可行而求進於王也

無以非虛辭則字衝口直說王字鄭重而出乎字躊躇
滿志眼覷其神心印其心向大欲人直搗窩窩聲情如
揭

霸只做些事而王則必以德德字从心下數心字不忍
字恩字皆德字甲裏也他日孟子言王猶足用爲善卽

此知王天下之必以德尙非十分膿包而其不爲非不
來夏堂講義四冊

能亦卽是可見

大欲入動了興頭不覺色飛眉舞終是沒做過並無入
敢說過未免氣餒若寡人者已是扯到自己身上偏只
作大槩說可以保民乎哉十分熱中却又十分膽怯最
是寫生之筆

保民而王許得他極大却証一件最瑣的事早爲興兵
構怨作反照

王天下是何等事而說來不但可實是足不須疑直信
得煞固爲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數虛字針鋒相對
亦實見得此事真不比緣木求魚此草蛇灰線法
不曰是事而曰是心已將保民金針普度矣不曰是心

足王而曰足以王固知有是心還須以之做去此下文推恩用恩發施等字皆以字實事也
自古推恩百姓無非由於不忍之一心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然不察識而擴充之則亦乍見之惻隱耳宣王不忍一牛此心實足爲致王之本特偶然感觸未知此心於何起又烏知此心於何止百姓皆以王爲愛也明是欲其自剖良心臣固知王之不忍卽要他證明本懷最是本段扼要

誠有百姓猶言任他便了不知察識人聲口逼尙何愛一牛亦是實話他方要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一牛何惜焉不知孟子亦豈眞疑其愛者不過假百姓

來夏堂講義四冊

三話

之言挑其見牛未見羊之心使知仁術之不假遠求耳何事抵死苦辨

百姓皆以王爲愛是冷着筆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則大動聲色語旣旁敲側擊之不明不得不正言駁辨以小易大何解於愛他又百姓更何足異只此已扳倒齊王却又換筆輕輕撰出牛羊何擇一駁逼得見牛未見羊隱隱在喉中可惜齊宣總省不得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只王笑曰三字寫呆狀如畫是字斷讀卽承牛羊何擇句誠何心哉另轉所謂不得吾心也看他且頓住口忽然又將舊事懸空一斷我非愛其財力坐實地而字轉下十六字爲一句與誠有百姓句

畧作呼應

篇中特寫王笑曰王說曰王笑而不言亦是一篇設色處

此時王已愜極恰得孟子無傷也一句渡出迷津是乃仁術雄鷄一唱天下明見牛未見羊醜醜灌頂無此爽快

仁術二字須拆讀仁在心而推而行之則有術總揭之曰推恩詳言之則制產樹畜泛言仁術愛人愛物皆在其中統言仁術大小廣狹隨事可用

就本事讀之見牛未見羊是正着筆合是心足王與推恩百姓讀之則仁術二字尤爲正文然非見牛未見羊

來夏堂講義四冊

三

仁術精義亦不出得此一番察識此後擴而充之耳二句本相承說下君子之於禽獸更作推廣連醒不忍益使本位不寂寞絕好文境

張楊莽云凡人忍不忍只爭見不見見其宛轉筆楚之下號呼刀鋸之側則必不忍煩刑矣見其稱貸無門賣妻鬻子則必不忍重斂矣見其鵠形鳩面僵仆溝壑則必不忍立視其死矣蘇文忠公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餓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兒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

聞也譬如屠牛羊剝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蘇氏家學得力孟子遂爲萬世之格言

前是笑顏可醜此又喜容如畫夫子言之四字拍手歡笑莫名感激矣

前二段俱是孟子接頭再說此偏是他自己扯起妙妙要知齊宣自孟子許以足王便急欲証明此心之所以合於王却被孟子牽纏問難到此不禁湧出看來此句本直接是心足王句下而中間却隔十數行文字斷續之妙無以復加

一路引喻逼出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卽要他擴而充之然未有不察識而能擴充者讀此始知

來夏堂講義四冊

二天

是心足王段下所以必先使察識而不遽以推恩之說告之爲第一關隘也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比之緣木求魚雖欲爲之而不能保民而王天下則非不能而實不爲兩兩映照俱見匠心

已從喻意透出不用恩却因王問不爲與不能之形又輕輕疊說一段然後用重筆孤講推恩便不直突而此輕輕一段中又用挾山折枝兩喻文境便不枯寂養局之妙設色之工應推此種

用恩二字已於上文點出而用之之法卽善推所爲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卽推字確義

一段但說推恩足以保四海却夾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句分明直刺齊王然只暗地一推所謂聞之者心驚言之者無罪讀孟子文並可得進言法

前言獨何與起下不用恩此言獨何與結上不推恩而結上又卽以起下一筆兩用此法獨孟子能之

百忙中忽夾權然後知輕重節全爲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作收科却早爲下一轉提頭今時文家兩截轉振法卽此

欲已引得漸大功又說得至易此時王早熟了八分終是他本來大欲牢繫於心趁此當頭一棒操縱之妙吾見亦罕矣

來夏堂講義四冊

七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勢若建瓴辟朝泣撫自是他發問桓文本願至此方醒却又從孟子口中代爲拈出妙絕

歷數大欲說來熟熟開闢此時齊宣不知作何興頭偏頓住口忽然着一評語又妙不直說先用重筆勒出以若所爲四字畧押住又用特筆兜到求若所欲四字亦畧押住然後猛力換霹靂筆跌出萬不可得之勢與萬不可得之理至比之緣木求魚頓令齊宣如水澆背如棒當頭真好筆陣

若是其甚與不但從前設計較到並不會半分見料一料傳神之筆如聞其聲

他已是嚇煞了索性愈嚇他一嚇他已是聞言不信索性愈叫他不信他已是半信半疑索性愈叫他半信半疑殆有甚焉舌鋒之快我猶畏之

不但言甚且言殆甚不但不與言甚且將甚處更開一步愈鬆愈緊

古今事勢不同辟朝莅撫桓文能之而有餘齊宣爲之則不足非齊宣之勢小於桓文也春秋猶七十二國力分則勢不敵國多則心不齊故桓文能乘其勢而圖之至戰國七雄並峙而欲以一人力而致之難已以一服八無異鄒敵楚雖強項亦當心折

孟子文最喜用襯筆本說民先說士本說今先說明君
來夏堂講義四冊

元

筆筆疏勁筆筆沉痛作長篇文正不可無此後勁

卽從事父母畜妻子立論到底不脫老老幼幼是謂一

線

則盍反其本矣前是起下此是東上而東上亦卽以起下與上兩言獨何與同一用筆此局陣天然對待處

自蓋亦反其本以前全用攻擊只老吾老節是正着筆此自今王發政施仁以下一路提唱然後結穴如長江

大河百折而入於海力增千鈞光吐萬丈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開述 日好樂何如 開問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

幾乎 藹空斗贊出人意 外他日見於王 遙與暴見於王應

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便非閒問一問王變乎色慚

極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仍用答莊子語妙今之樂猶古之

樂也分獨同不分古今即此大旨已定曰可得聞與想此時變慚而喜矣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中權扼要臣請爲

王言樂此一句明明提下不知亦是結上提下則隔節提第二個今王鼓樂於此結上亦隔節結由古之樂九妙在

無意中遙與暴未有以對反映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

鐘鼓之聲管籥之音不使他聞偏他聞之舉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的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

來亥堂講義四冊

无

見兄弟妻子離散寫百姓苦惱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的好

田獵兩吾王之好說得分分明明合是獨樂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

樂也點睛○此獨樂與少樂之不樂今王猶是王而適爲

今之王鼓樂於此只是不得不鼓樂不得不鼓樂於此百

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樂得聞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愛吾王之甚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寫百姓樂極今王田獵於此亦只是不得不田獵不得不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寫百

姓樂極此無他與民同樂也點睛○此與人樂與衆樂之足樂○以上二段波瀾雖大却是急湍只要滾到末節

王重折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庶幾二字至此收足

誰不解此章以同樂作主不知好字尤通體根株樂雖可樂不能強不好者而解其趣天下有真好樂者必真知獨樂之不若與人少樂之不若與衆齊王何有焉其所謂人與衆不過妾御耳便嬖耳未嘗同之民則猶是獨也卽猶是不好也特暴旣以王之好樂述王又以好樂自任正須趁此誘之孟子文那許粗心人讀

此另是一種筆墨導王同樂是主妙以異樣出奇之筆陡贊一句不由他不高興然却不直疏先証明獨樂之

來夏堂講義四冊

三

不若同樂然後轉入正文繳足庶幾此通篇局勢也余尤愛其開口一贊爲正着筆而只是虛喝中間証明獨樂之不若同樂明明庶幾之所以然亦只借齊王口中拈出至後折入同樂却先將獨樂細摹句句寫得齊王病痛句句寫來不是與人與衆而其言獨樂言同樂又單從百姓一面託出只煞尾點睛不曾一語實疏直至末節硬筆結住不但通體皆振且使處處俱實真好用筆

齊宣不與民同樂正其好之不甚處然猶知獨樂之不若同樂又其所自以爲好也此孟子欲導之同樂使不先証明獨樂之非樂雖與言同樂而不解故知獨樂樂

與人樂樂節最是前後關鍵

閻百詩四書釋地謂此除鼓樂之樂如字餘俱讀音洛
今案之甚是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竟不諱言日若是其大乎偏他嫌大惡極日民猶以為

小也偏民嫌小妙極日寡人之囿居然與文王並稱方四

十里說來小甚民猶以為大何也怪不得他不服日文王

之囿此是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寫敢字

出色明明無禁與民同之然則謂之民囿也可民以為小

不亦宜乎果應嫌小臣此段寫民以為大之故妙從臣說

入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特醒禁字然後敢入寫出端備

來真堂講義四冊

三

形情臣仍只就臣說聞郊關之內只一聞字震得耳聾○

問之誰問之民也問之誰亦問之民也句句從孟子口裏

說語語寫民以為大有囿方四十里四十里重寫○只一

有字驚煞人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實寫大禁至今使

我心悸則是方四十里四十里再重寫為阱於國中是阱

不是囿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果應嫌大

此齊宣先有民以四十里囿為大懷憤在心故援文囿

來說偏他先怪其大等孟子說個小字則四十里之囿

民以為大真怪不得他着惱矣傳神之筆作態之文

只民以為小民以為大是此篇正文而說來民以為小

真應嫌小民以為大真應嫌大板板兩段各極淋漓

此自以同民不同民作定盤針然與民同者文王却從對面寫不與民同者齊宣亦只就旁而說從對面是加倍寫於齊圍並不敢從對面寫則加倍之中又加倍也以七十里爲圍不爲小以七十里爲民圍則真不大矣以四十里爲圍大小尙有可辨以四十里爲畀大莫與京矣解此加倍用筆何患無寫生文字

一段寫民以爲小一段寫民以爲大何等整齊而寫文王之圍只一筆寫齊圍凡三筆寫文圍只就民說寫齊圍並不敢就民說寫文圍明醒與民同之寫齊圍更不須醒萬參差於整齊好看煞人

說民以爲小特冠文王之圍四字說民以爲大但云爲來夏堂講義四冊

畀國中讀此則齊宣以寡人之圍文王之圍對稱孟子並不之許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恰是好勇人說話孟子對曰

有惟仁者是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此非好勇人所能故須

仁者是智者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是智者爲能以小

事大亦非好勇人所能故須智者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

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卽承大

字轉卽承大樂天者係天下畏天者係其國卽承畏樂字轉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係之畏係雙結以上言交鄰之道單王

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點出好勇前後闕鍵對

曰王請無好小勇偏嫌地好的小作怪之極夫撫劍疾視

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先駁倒小勇

王請大之重落大字詩云王赫斯怒何止疾視爰整其旅

何止撫劍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何止彼我此

文王之勇也醒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何止敵一人書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

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醒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亦何止敵一人。說大勇亦引二証與前引文王太王章

法相配今王落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一發作怪

此篇分兩半讀前半論交鄰仁智是正意後半論安天

下大勇是正意而總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為前後關

鍵齊宣不忍一憤其問交鄰當下已挾一寡人有疾寡

人好勇兩言在其喉中樂天畏天勇者如何幹得孟子

亦知齊宣素有好勇之疾言此正所以醫之及他明說

出好勇却又就勢導之益所以針其憤嫉之小勇此等

用意此等着筆後人如何想到

前半智仁筆筆對後半文王之勇武王之勇亦筆筆對

前以畏保束後以民惟恐不好勇結何等整齊而前以

交鄰為上半主文即為下安天下始基後以安天下為

下半主文即為上交鄰結局又前言交鄰而道在仁智

後言安天下而道在大勇相反而成亦相濟為用天衣

無縫又豈時下專講板對者所可同日語

徐敬紘謂苟仁專恤小不顧養亂以殘民則仁反貽害智專事大不思自強以立國則智必受辱反不仁不智矣則是勇者不惟不妨仁智且適以濟仁智之窮文自兩半理自一貫

附密阮其考○毛氏曰國有密須氏呂氏春秋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地理志安定郡陰密縣卽詩密人國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卽古密國

張氏曰阮國名其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氏族畧阮商諸侯國在岐渭閒鄭氏曰阮也徂也其也三國犯周

來夏堂講義四冊

三

而文王伐之孔氏曰魯詩亦以阮徂其皆國名今案詩明言密人不其敢距大邦侵阮徂其是阮徂其且受其侵而何言三國犯周而文伐之乎惟先大人云孟子引詩多有異字如此詩作按孟子作遏詩作旅孟子作莒然詩本句上已有爰整其旅旅字此又有旅字恐不然則孟子作莒似爲可憑此詩先言救阮故云以篤周祐以對于天下至第七八章方言伐崇則詩作按又似可信白起傳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註屯兵以據援此文當從詩作按從孟子作莒方與上下文義悉貫則徂莒爲國名無疑矣而共之爲國卽亦未敢遽斷其非是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據說苑卽景公見晏子處王曰賢

者亦樂此樂乎先王無留連之樂孟子對曰有偏說有人

總要想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疾折不得而非其上者非

也急開一筆為民上疾轉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疾落

樂民之樂者轉到同樂民亦樂其樂誰肯非上憂民之憂

者又從樂轉到憂惟憂民憂纔肯樂民樂民亦憂其憂

須得民憂其憂纔樂得安穩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非賢者

獨有此樂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卽此是正文昔者以下

引証齊景公卽齊賢者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儷

遵海而南放於瑯邪樂甚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此亦居心要做賢者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

來來夏堂講義四冊三

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諸侯朝於天子曰逆職逆職者逆

所職也隨手自注無非事者束一筆以上域外之觀春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以上域內之觀夏諺曰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之謂樂以天下憂

以天下今也言之鳴咽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

弗息喟喟胥讒民乃作慝叶音匿此食息慝為一韻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此流憂為一韻○此

之謂人不得則非其上○以上夏諺畢以下晏子釋詞從

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

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一段釋流連荒亡先王結醒先王

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總東有力。不爲流連荒亡便爲。省耕省飲此一筆作兩筆用。惟君所行也。應上吾何修作。

結大海迴波景公說

特醒

大戒於國出舍於郊

暗與居雪

宮反映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不使民不得矣

召太師曰爲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特結說字以上引齊事畢

蓋徵招角

招是也

但徵實作樂

其詩曰畜君何尤

但徵實詩詞

者好君也

但釋詩詞

此篇有頂真妙義不於無字句處求之便不可曉孟子

文無不作收拾者獨此自然而不王以上爲正文以下

但述晏子答景公畢卽咄然而止更無回結而煞末特

寫景公說一筆特寫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一筆特寫

吳

畜君何尤一筆某卽於此得解案王問賢者亦有此樂

大旨與梁惠同而孟子遽云人不得則非其上此時王

必有不說之意孟子蓋微窺之快將民不當非其上作

一句開發然後換重筆到底歸罪齊王祇樂民之樂一

聯寫得君民一體完過正意下乃單引晏子顯得齊宣

全是流連荒亡所謂人不得則非其上並非過火語通

身趕出景公說三字全爲齊宣不說於孟子之言作反

照尤妙在諫者齊臣說者齊君孟子不過代述一番獨

於畜君何尤畧作詮釋却只冷着筆看似不作收拾而

實則無一不收拾

又案張惕菴云古凡事皆用民力君行師從五百人爲

師一切車乘牛馬糗糧之屬悉供自民轉輸奔走較之行役尤爲勞苦則此弗食弗息胥讒作慝定指供此糧食之人若扈從在軍則有司供帳漿酒藿肉所云飲食若流也而解者乃專指人君殊覺非是

齊宣王問曰人渾得妙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先開一筆已

乎急轉孟子對曰夫明堂者只開口便要他循名核實王

者之堂也重扼王重跌。尙非王者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必行王政纔可勿毀。說個王者之堂所以爲萬世正

名分說出行王政則勿毀又卽爲天下求民主王曰王政

可得聞與此老欲坐明堂久矣自應高興對曰昔者文王

此卽諸侯行王政者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

來夏堂講義四冊三

議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歷敘王政只是同民下更

抽出言之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

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又窮又無

告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芻矣富人哀此鰥獨

○只七十九字耳王政規模王政先後無不瞭如指掌而

又挿以詮釋間以議論參以引証色色具備王曰善哉言

乎口頭贊揚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重扼行字與上王

欲行王政行字緊應作聯貫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所

以不能行對曰昔者又一昔者公劉又一能行王政者好

貨妙妙誰曾說他好貨來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

子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引詩畢故

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異糧也然後可以爰方政行

說來果

是好貨此好貨以意想得之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

說了

半天只要同民

於王何有

總以這王字欲動他王欲行王

政則勿與之矣得此結束尤見整密下同此

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色

怎得許多疾 對曰昔者 又一昔者 太王 又一

能行王政者

好色 妙妙誰曾說他好色來 愛厥妃 偏能指

實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

引詩畢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上節

好貨虛擬到底虛擬此好色實疏到底實疏

王如好色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篇文法最變最整變者其局而不變者其意齊宣欲

坐明堂只孟子教以王天下而王天下必行王政此正

意也而說來行王政似一截下因王好貨好色而導以

同民又似一截且此兩截又各咄然而止使人幾不解

為一篇文字此局變也不知除却同民別無王政文王

治岐即是同民孟子言王政畢便當歸結王字綠王遽

以好色好貨亂其詞索性將貨色歸到同民亦即是王

政趣便結醒王字局樣一新而主意不換如此

不特主意一線卽行文至變之中亦未嘗不至整論局

面絕似兩橛而首言王政一昔者一文王一詩云下亦

兩言昔者兩引古人兩引詩云而總以行字為前後關

索王字作大起結特制局一新人不及覺耳

或曰孟子在當時專教世主王天下奈周室何曰此不通之論也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必謂任其暴殄不當復有吊伐之人爲民請命於理何當或曰使孔子在孟子時亦必不爲孟子之言曰是又何見得孔子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至戰國生民無聊此誠引領望雨之時有能行王政而王卽孔子亦不得不拭目俟之矣特不行仁政而妄冀神器斯見擯於名教耳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使之自斷王曰棄之斷得着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使之自斷王曰已

來真堂講義四冊

完

之斷得着曰四境之內不治凍餒不上一人失刑不止一

官如之何這也易斷王顧左右而言他竟不着斷

此篇音節最峭最古另是一種雋悍文字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重暘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撒一句有世臣之謂也重跌王無親臣矣託一句昔者不

堪回首所進原沒曾慎今日真堪悲愴不知其亡也非去

卽殺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偏地要端本澄源

却只就舍上說早是輕於去殺曰國君最難當此二字是

國君卽民父母進賢便不打算舍如不得已四字扼要將

卑卑踰尊疏踰戚何嘗要去殺可不慎與特醒慎字左右

皆曰賢未可也何如其慎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何如其

慎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何如其慎 見賢焉 總以見為憑

然後用之 何如其慎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

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即

識其不才而舍亦不可輕易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

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

殺之 一發離不得慎 故曰國人殺之也 可見王說吾何以

識其不才而舍只是狗已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醒

前路筆筆倒注一句一折一折一意入後筆筆登頓讀

之如風雨颯颯結末另筆一收通篇皆振

王之無世臣由於無親臣王之無親臣由於輕去輕殺

而實則進賢之始原未嘗慎徒交交於一時將獸散而

來夏堂講義四冊 早

不顧於此而欲長享其國難矣孟子此言固千古用賢

定論而於齊宣恣意去殺尤為對症之藥

只如不得已四字為千古進賢第一義不是其難其慎

正要至公至明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我聞其聲 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 明明見於荷書而揆之雜世之衷正不顧道之

津津 曰臣弑其君可乎 我聞其聲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

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

也

文有可以疾讀可以緩讀者有可以一連讀可以抑揚

讀者亦有可作豺聲讀可作曼聲讀者獨此篇賊仁者

以下緩讀之而不得其妙疾讀之而其妙乃出抑揚讀之而不得其妙一連讀之而其妙乃愈出曼聲讀之而不覺其妙豺聲讀之而其妙乃盡出只緣作者意思全要寫出半點不放鬆神理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

此對齊楚說

問於齊楚事齊乎事

楚乎

作難之至

孟子對曰是謀亦頗費沉吟

非吾所能及

也

坐實是謀不可恃

無已

轉

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

也與民守之

總須與民守

效死而民弗去

總須民弗去

是可爲也

是謀非所及是則猶可爲此以呼應作結法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

至此守亦不易

吾甚恐如之何

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

來夏堂講義四冊

至

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詳敘遷邠只不得已三字苟

爲善

忽擲筆空際輪囷鬱鬱聖賢謀人家國皆是肝膈說

語○此爲善二字是骨

後世子孫

原非爲目前

必有王者

矣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縮一筆束上三句

若夫成功則天也

推一筆單承王字

君如彼何哉

再縮一

筆起下

疆爲善而已矣

着重在強字妙今之有初解終者

皆是少此字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

此對大國說

竭力以事大國則不

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

仍引大王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大馬不得免焉

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底是竭力底是不免

乃屬其耆老

而告之曰屬去聲聚也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今大國

豈不亦此是欲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仁人見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仁人陶襟我將去之只我

要去去邪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邪人曰仁人也點

晴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一段去或曰世守也非身之

所能為也效死勿去一段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此自是三篇然讀者須合併看來方知孟子策滕乃不

易之至論最要以中篇作主試問滕以小國而間齊楚

此專事之不可並事之又不可非固守以圖存將若之

何至築薛則直逼之矣至竭力事之而不得免則大國

之所欲實惟土地矣與其效死之無濟何如避之遷之

之為得特不強為善於平日則雖鑿池築城誰與為守

棄舊圖新誰與從遷尤妙在說得極平實極確切傾肝

吐肺任是甚人至此不能不放聲大哭不能不陡發氣

憤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市塵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

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

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

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斗筆直抒

如五峯挿天信能行此五者極力跌出則鄰國之民仰之

若父母矣是悅願實際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即承仰若父

來夏堂講義四冊

聖

母作轉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
即承未有能濟再轉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即承無敵再

轉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一筆斷定

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果使天下無思不服自然無敵何
須爭戰最重願悅兩字惟悅斯願惟悅願而後誠服仰
若父母所由來也以對民言曰父母以對天言則曰天
吏

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又云凡貨不出
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是周禮關本有征司市國凶荒
則市無征而作布明乎非凶荒則必征也而明堂章及
此並言不征張揚莽從任氏說周禮所言常法孟子通
來夏堂講義四冊 聖

其變不知周禮禘於漢儒者頗多未容據此作蠻觸之
門惟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此經當是原文惜鄭氏錯注
而朱氏誤引之耳孟子明云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
氓氓字从亡从民本指流亡之民占籍他國如許行自
楚至滕願授一廛而爲氓此等旣無里居而民間五畝
之宅又各有定額故須以民廛待之此廛字斷指民廛
非市廛周禮所謂宅不毛者有里布謂宅不種桑麻罰
使出里布里居宅也里布即屋租也古人謂錢曰布夫
家之征亦以布當之者猶今丁錢

公孫丑問曰夫子 正惟擡高夫子纔比管晏 當路於齊 還
須當路非是尙不敢爲夫子期也 管仲 鄭重出之 晏子 鄭

重出之功鄭重出之可復許乎擡夫子正擡管晏孟子

曰子誠齊人也妙罵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妙罵捺倒丑即

捺倒管晏或忽從旁說入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加倍陪曰然則吾子與管

仲孰賢看然則二字或人已有低昂曾西艷然不悅曰爾

何曾比子於管仲此正文妙用極不當要子語管仲得君

如彼其專也一〇這當路何如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二

〇這當路何如兩句極力一振功烈如彼其卑也一句跌

〇看來管晏原無功可許爾何曾比子於是覆一句極不

當要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擡高

曾西益擡高自己即益捺倒管晏曰管仲到底鄭重出之

來哀堂講義四冊罣

以其君霸是以其君霸晏子到底鄭重出之以其君顯見

以其君顯〇看他更將功字實致力為卑字翻案管仲晏

子到底鄭重出之猶不足為與到底擡高管晏不信曾西

之所不為即不信功烈如此其卑曰以齊王較霸顯何如

即看這所以何如由反手也較專且久何如即看這所為

何如〇二句上半結局即下半提頭曰若是頓句則弟子

之惑滋甚擡管晏不得此後只駁反手且以文王一聖人

之德兼是有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又一聖人

人周公又一聖人繼之且是繼然後大行寫文王難極今

言王若易然醒易字回撲反手則文王不足法與管晏不

足為且饒你說文王不足為怕說不出此孟子尋出曾西

爲管晏出醜看他更尋出文王越爲管晏爭氣曰文王只
管晏耳那好扯此老作幫襯何可當也一句扯開由湯句

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主句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豈不是反手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難一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難

二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不比管
晏輩相與輔相之難三故久而後失之也連上三難反伏

時字尺地是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是一民莫非其臣也
再振二句一發難極反伏勢字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

文王出色是以難也勁筆結醒其難處正不可當處齊人
子誠齊人卽引齊人巧妙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借

醒勢字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借醒時字今時則易然也單
落時字明並易然是文家聚字訣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

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已與尺地莫非其有不同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已與一民莫非

其臣不同地不改闢矣民不改聚矣再振二句行仁政行
仁政一醒而王莫之能禦也一段單承勢字○合下段讀

之言但以勢論已王齊不難况時又可爲此以輕誣重法
觀下用且字可見尤愛其文勢如萬馬齊鳴瞬息千里且

王者之不作未有疎於此時者也時字一醒與賢聖六七
作不同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時字再醒

與善政流風猶存不同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總束妙

來袁堂講義四冊

聖

用喻筆連醒易字

孔子曰 原木聖門卽引聖言妙妙德之

流行

總要這德字是仁政之本

速於置郵而傳命

絕好反

手註脚

當今之時

緊承時字用重扼萬乘之國并帶說勢

字不要寂寞了地不改闢民不改聚一段

行仁政 行仁政

再醒 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反承惟悴於虐政

故事半古

之人 到底不脫文王

功 回結功字 心倍之

且倍古人何況

管晏 惟此時爲然

單結時字遙應齊人有言節下半結穴

卽上半收束

此篇有兩直妙諦謂薄管晏而不爲是也然第爲薄管

晏起見亦何足污大賢筆墨須知當時全被這管仲晏

子之功六字害盡天下蒼生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

來貞堂講義四冊

吳

戰攻勝取因而時君艷於霸顯遂將王道看得甚迂孟

子雖屢言之亦無肯聽者而如管晏輩則任之專而信

之篤生民安得不塗炭乎看此前半極力捺倒管晏卽

在他霸顯而不行仁政以致王後半扼定時勢極言王

天下之易只行仁政已耳終以事半功倍加倍寫管晏

不足爲憫世深念救世婆心

讀孟子文須讀其謹嚴尤須讀其整密蓋惟整密斯能

謹嚴也看此篇處處對待無筆不密無筆不整尤愛其

養局之妙提綴之工而亦以對待見長如言是以難也

完結文王何可當一語卽可直寫夏后殷周兩節偏且

頓住忽引齊語醒出勢時二字於上文爲應於下文爲

提說到饑者易食渴者易飲即可接說當今之時一節
偏又擱訖且引孔子醒德字爲救虐良方卽爲行仁政
引起醒速字爲反手切証卽爲事半功倍引起而應上
亦卽以提下至引齊人卽從子誠齊人起波引孔子卽
從聖門薄管仲引線亦無不相映成趣

引齊言引子言俱夾縫中關筭而引齊言勢時已於上
文何可當節反面伏線是謂暗伏明醒引子言德言速
卽下行仁政事半功倍是謂明提暗應至整之中又未
嘗不至變也

時解謂勢時平重非也觀論文王先伏時字凡三筆後
伏勢字只一筆入正文則從勢折到時而醒處雙提單
來夏堂講義四冊

落末只帶說單結賓主固自分明

滕文公問爲國便與梁問利國齊慕桓文不同孟子曰民
事只二字是國本不可緩也只不緩卽是爲字正義詩云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此卽民之不
自緩其事而有以知民事之不可緩民句之爲道也卽從

民說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
邪侈無不爲已所以民事首在制產及陷乎罪然後從而

刑之是罔民也反落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張一
句醒出仁字是故賢君卽承制產說到取民必恭儉二字

最要惟此是澄本清源禮下承恭字起下世祿取於民有
制承儉字起下行動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且

不直入取民却先引陽虎重振仁字早爲下爲民父母伏
胎破除俗見發其天頁最是扼要處 夏后氏五十夏恒產

而貢夏取民之制 殷人七十殷恒產 而助殷取民之制 周

人百畝周恒產 而徹周取民之制 其實皆什一也準此爲

制方不至畸輕畸重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以上言三代取

民之制貢助徹平振至益釋處獨去貢一層卽爲莫不善

伏根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較數歲之

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吟吟然將

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

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痛說貢法之弊爲行助作楔 夫

來夏堂講義四冊 哭

世祿滕固行之矣不寂寔禮下一層以敬爲補 詩云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此

教之行助卽以爲取民之制是本章正文 設爲庠序學校

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亦民事言歷

代取民之制而以皆什一斷定言歷代設教之法而以皆

所以明人倫斷定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所以要教有

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東上起下 詩云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王未葬曰小童公侯日子力

行之要在力行 亦以新子之國結醒爲國 此教之行助是主仁不仁是眼目恭儉是關鍵行世祿

是引起而總以力行作收科

貢助徹皆法也三代取民之制如是貢法本易曉助之言藉藉民耕公田法亦易曉獨孟子解徹第曰徹者徹也而不言徹爲何法今案徹通也授地則通地之美惡人之多寡而通百畝通什一計賦則通邦國用貢都鄙用助而通貢助通什一此義已於下論年饑章拈出惟此言歷代取民之制尤當以兼通貢助通什一爲主而五十畝七十畝百畝則聚說紛紛迄無定解大病只是泥定漢儒井田圖如棋枰死局不知授田之法以井起數井言其法非言其形故可五十畝亦可七十畝百畝也說詳下篇方里而井解

來夏堂講義四冊

吳

附世祿說

頒祿之法數起於下士下士起於農夫百

畝由百畝而上計之下士得二井中士二井上士四井大夫八井卿三十二井君得三百二十井次國卿二十四井君得二百四十井小國卿十六井君得百六十井此周頒祿之定制也而左昭五年傳十家九縣長數九百又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哀元年傳上大夫受縣襄二十七年傳免餘曰臣六十矣論語駢邑三百易頌卦其邑人三百戶詩伐檀胡取禾三百廛皆與孟子所言制祿不合竊意自諸侯去籍大國地方數圻已不守分土惟三之制則卿大夫之祿亦無常格可知况春秋更多賞邑如哀元年傳云克敵者受縣受郡受十萬皆是

預設賞格以勵軍吏由是推之曲禮言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大夫皆有貳車如其命數馬卽駕正車貳車之馬車既有定數而馬何以數爲則其以數言者自因大采地時有多寡或隨其功過而增損之無定制也且卽所言亦必非實數漢三公號歲食萬石實月俸三百五十斛漢時去古未遠疑自春秋至於戰國皆從其所號若干而言此論語大學孟子皆言百乘卽此之謂惟孟子頌爵祿章則除虛數言之耳

使畢戰問井地

足見當時井地已廢

孟子曰子之君

先責

重君將行仁政

仁政二字綱選

是選擇是擇

而使子兩層

詳寫一使字

子必勉之

次責重子未語先丁寧早爲結句

來貞堂講義四冊

辛

伏根

夫仁政仁政再提

必自經界始

特醒

經界不正井地

不均穀祿不平

所以經界不可不正先以反筆託出

是故

暴君汙吏

子君雙襯

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所以仁政自經界始

以上劈分二層鄭重說入以悚其聽

夫滕

入滕

壤地褊小

開一句將爲君子焉將

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所以要制祿無野人莫養君

子

所以要分田○此承上卽爲井地引起

請野先說野允

一而助

此行助卽井地

國中

再說國中

什一使自賦並要

行貢以濟井田之不及

○以上分田卿以下必有圭田

田五十畝

制祿已在助法內此補言圭田以盡制祿之變

餘夫二十五畝

更盡分田之變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

大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分田制祿須

畫井地此承上極贊井地之美下乃詳言同井之法最是

中權扼要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

只三句井地

正而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寫出助字字樣

公事畢然

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拈一別字便有君子一面所

謂無小人莫養君子此一虛一實法

此其大畧也

總束若

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到底不放過君與子

道理全在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句暴君汙吏只一漫字

禍盡蒼生巡行之時慢不省視爭訟之下不卽處分日

久無形可據貧弱者田少而賦多豪強者弱肉而強食

暴君於民何厚薄多爲汙吏所愚耳

來夏堂講義四冊

至

經界說 曹寅谷云孟子所謂經界卽阡陌之謂也漢

書食貨志商君壞井田開阡陌顏師古曰阡陌田間之

道也張晏曰商鞅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吳斗南謂

張說誤也阡陌開而井田壞正以無常制耳董仲舒曰

商鞅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無立錫

蓋傷之也案井田之制受之於公一夫所耕不出百畝

所以均民力至秦而不然民田旣得買賣又戰得甲首

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井之患自是而起民

田多者以千畝爲畔少者乃百畝爲畔無復限制而井

田壞矣是則阡陌者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

以通人物之往來所以正經界止侵奪時蓄洩備水旱

爲永久之計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商君以
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又當世衰法壞歸授之際必有
煩擾欺隱陰據自私之姦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此
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爲兩稅蓋一時
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之精意於此盡矣在易之
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其成也自禹
至周非一人之力及其壞也自周至秦亦非一日之積
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可悲也
夫

方里而井說

此卽孟子所謂正經界也每里一井每

井方九百畝天下之地寬平者少墳陵廣下者多如之

來夏堂講義四冊

壘

何盡方也程氏謂地不必盡寬平可以畫井只用算法
折計授民張氏謂先須正南北假如地有寬狹尖斜先
就得井地爲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夫三四夫一夫卽
不成一夫亦可計百畝之數授之是則稍寬處當如張
氏說極尖斜當如程氏說蓋方是法不是形古之九數
第一曰方田如今之法橫五尺縱五尺謂之一步何嘗
不方橫七丈七尺五寸縱亦如之謂之一畝何嘗不方
然究其所謂方者乃以東西並折半南北並折半而以
縱與廣交乘之算方而田不方故謂之方田耳任氏曰
或疑古井田未及江南此江南法不可以論古則齊魯
燕趙晉魏諸境余亦嘗歷之其高高下下與江南無異

而江南之圩田其平廣且更勝於北蓋從古此地卽從古此山川山水之性皆以高而善走卽廣野平疇其脉必自山出大抵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斷未有百十里直如絲平如砥者孟子方里云云亦特舉一方者例之非果如漢儒溝洫圖只是畫個硬局與棋枰相似也抑余更有欲暢其說者井田之制自唐虞以來皆行之而其言井田書但言濬洫論語但言盡力溝洫詩但言信彼南山維禹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又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公劉之詩言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如斯而已至周禮始有遂人匠人之法直將田地都畫成井形然考改邑不改井夏井五十畝畫井分溝豈一

日之故哉何一旦而殷改之削平夷塞更畫爲七十畝亦豈一日之故哉何一旦而周又改之自周初至戰國不過七百餘歲耳亦何至毫無影跡使議者第彷彿其說耶竊意古者約數井之田或數十井不等環以溝洫以達於川與今陂陀相同第法各別耳陂陀寬狹不一第能備旱澇而止溝洫受以尋尺縱橫如法中間之田多少不能限數今一陂陀大者灌田數千百頃小亦數百頃數十頃不等况溝洫深廣綿長奈何僅盡一井之用夫今之地卽古之地寧有今多於古必無古多於今者以今天下戶口計之卽使再行古法以地授民以民實地吾恐人已浮於地而謂此一井之田畫成井形溝

凡廣尺深尺且除去道塗遂徑每井不下除溝洫道路
等地四百畝計十井卽不下除地四千畝積而至百井
更不下除地四萬畝豈其然乎余故謂古來溝洫內所
環之田多少不能限數而授地之法則曰井井言其法
非言其形言其形而虛之爲法非制爲法而實之於形
也蓋井九孔八環其外一居其中象拱極之義而此四
面與中又皆均平方正免侵漁杜爭競地勢可爲井者
井之不能爲井者用開方法方之惟是每井之田經界
最要此井以內九百畝固須正經界卽井以外與他井
相連而別爲一井者尤須經界明析其經界卽阡陌也

大約此百畝橫被百畝卽縱而封表與之橫縱焉是則

來貞堂講義四冊

五

授地之法曰井而方里里字卽經界之所由起三代以

來授地多少可以互異而溝洫定形斷不能易夏五十畝卽夏

井田法殷七十卽殷井田法周百畝卽周井田法今解者必泥定方里而井是

實形每井一孔百畝是實數每井溝洫深廣如遂人匠

人而議者遂紛紛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巧

且如此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聰且如此堯舜

之道重入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堯舜且然○一節卽

凡事之必有法興起爲治之不可無法今忽反跌入今有

仁心仁聞先提仁字而民不被其澤說不到覆天下不可

法於後世者說不到使人率由不行先王之道也重醒○

妙從對面醒出法字從反面醒出行字關節靈通 故曰徒

善不足以爲政 最重此句所以當法先王 徒法不能以自

行 更追進一筆早透得遵字因字之義起○一段故曰結

言治天下不可無法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引詩實證

法字 遵先王之法 又重醒從先王所以平治天下而言謂

之道從先王爲法於後世而言謂之法 而過者 反掉 未之

有也 較喪亡何如爲何不法○引詩提起上下關鍵 聖人

蒿空斗提 既竭日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

不可勝用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 此規矩準繩六律是法而特從竭力之後繼之以此明

明道揆所以可法妙用興體與起手適應作章法 既竭心

來 夏堂講義四冊 聖

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道字法字一一寫足 而仁覆天

下矣 何僅破澤○只一竭字一繼字盡善無弊此先王之

法之所以當遵遵之之所以無過而不遵之不得爲智此

本段扼要處 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 仍用興

體連醒因字章法絕妙○王雪山云按其章程曰遵踵其

事功曰因最要看兩必字 爲政 撲到爲政又用反掉 不因

先王之道 又重醒 可謂智乎 不卽結不仁却先說不智爲

不仁加倍着鞭辟○又一故曰結言法不可不遵 是以惟

仁者 陡折不仁先用陪筆 宜在高位不仁 非惟不知實是

不仁○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終是不仁况明知

先王之法而不遵則尤居心之不仁孟子於若輩每不肯

放鬆如是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播字妙卽承高位

說字法新警二句總提下兩節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

道法總應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從無道揆二句推出君子

犯義小人犯刑從朝不信道二句轉出
此合上君子小人總發揮得一個衆字

國之所存者幸也甚言播惡於衆
之禍而以幸存惕之當與遵先王之法而遇反看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灾也

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卽從不仁所斃者一路刺入失其所恃
上無禮

下無學更從無道揆四句總推其弊如此
賊民興更從無

禮無學推究之而知其必然喪無日矣
硬筆特結國之所存者幸一句試合遵先王之法而無過看來則先王之法

來夏堂講義四冊

弄

之不可不遵也益信○又一故曰結言爲君而不遵先王

必不能保其國詩曰又引詩直起與次段配
天方蹶卽

從喪無日引起無然泄泄泄猶沓沓也
事君無義進退

無禮賓句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主句
先王之道又重醒

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陪
吾

君不能謂之賊正文
又一故曰結責臣當以遵先王之

法教其君

通篇分四段每段用故曰結關鍵在徒善不足以爲政

二句戰國之君惟知完城郭修甲兵闢土地充府庫其

臣亦以是教之而卒之喪亡無日孟子一片婆心教他

法先王首段從工師引起不可無法揭出法字行字次

段言所以當法而以遵字因字爲行字實疏三段言不法則不仁終亦必亡而已益以見先王之不可不法四段責臣不以先王之道導其君層次井井

孟子文無呆筆只堯舜之道三句是正文却用離婁公輸二項引起爲政因先王是正文却用爲高二句引起不仁不可居高位是正文却用仁者陪起吾君不能謂之賊是正文却從陳善閉邪陪起而引離婁作輿中段亦即用竭目力耳力相映成章次段引詩直起末亦引詩直起作配其整飭如此至通篇本以行先王之法作主而法字先從反面揭出行字從對面揭出其行之之實曰遵曰因而遵字亦以反掉出之因字亦以借筆醒

來夏堂講義四冊

五

之分明說不仁而以不智作引以仁者作陪分明說言非先王之道吾君不能謂之賊而以事君進退作引以恭敬作陪

桀紂之性不多見然卽如桀紂而其臣皆寵逢比干之流誰與爲不善戰國之君尙不至如桀紂而爲之臣者則無非逢惡孟子篤終責之亦卽所以警時君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借喻陸明欲

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

卽聖人所以當法亦不可不法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此臣當法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此君當法。看此忽倒筆側重君一邊卽爲下仁

不仁寫樣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東上起下暴其

民句

卽承賊民甚則身弑國亡

甚字連句與不甚句相

對成文

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

甚言不仁之禍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

之謂也

不仁亦有榜樣章法完整

論語卷之十一

大旨重法堯舜而以聖人人倫之至喝起不可不法亦不能不法不法聖人則必爲幽厲聖人爲人倫之至幽厲卽不仁之至法聖人則仁而堯舜其明徵法幽厲則不仁而桀紂其前鑒何等分明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來夏堂講義四冊

庚

陸稼書云春秋之時巨室之權患太重至戰國則巨室之權又患太輕蓋自三卿分晉田氏篡齊各以尾大不掉恐其厲已策士乘之以投其說立談而取卿相諸侯王亦遂以其易於駕馭而信之不知此傾危之士朝秦暮楚以人國爲傳舍巨室世受國恩豈盡無天良者視吾有以服之耳此孟子正鑒策士之弊而思以巨室鎮之愚謂是說固然其實孟子此論乃千古爲政之準小民只依着巨室真是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至問其何以可慕巨室能道其所以然而小民不能道也蓋巨室有功名有身家只巨室肯說官長好小民卽以信巨室者信之而天下又卽以信國人者信之特不得罪巨室

此本源之地大是難事過於施恩則易於縱過於用威則易滋怨所謂不得罪全在至公至正非是巨室不罪我乃我無得罪之處後世專事要結終不成政體固藉口孟子不得

朱夏堂講義四冊

堯



其代世無非罪之虞於世專事要結終不成政體固藉
口孟子不得罪全在至公至正非是巨室不罪
我乃我無得罪之處後世專事要結終不成政體固藉

來夏堂講義四冊下

古諸丁大椿

孟子外篇下

萬章問曰人有言是人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

傳於子直似自操其權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分風劈流卓識卓論昔者入事舜薦

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此見

天與賢禹薦益於天與舜薦禹同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與禹避舜之子同朝覲訟獄者

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來夏堂講義四冊

卒

啟曰吾君之子也此見天與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

肖再就君之子提開說此不肖即是天舜之相堯禹之相

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再將十有七年提開說此歷年

多即是天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由丹朱舜之子皆不肖

觀之則啟賢又即是天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

久由歷年多觀之則此僅七年又即是天舜禹益相去久

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大筆一總醒出天字非人之所

能為也再足一句莫之為而為者天也釋天字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釋與字○以上詮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畢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

故仲尼不有天下以下換筆申明所以與賢與子之故直

趨其義一句而先言薦人於天原非常事繼世以有天下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更
言天原不輕廢繼世以此節是主故下卽單承此節伊尹

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似

天下宜歸之尹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似天下九宜歸尹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

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可見天不欲廢繼世

公之有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言此以見薦
薦者且如此况不爲天子所薦益知天之不欲廢繼世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通篇精穴最重義
字有與賢之義則與賢不啻與子卽有與子之義而與子

來夏堂講義四冊空

猶之與賢孟子道其實孔子道其所以然○章述人言孟
子引孔子亦是章法

此篇爲古今第一義自來無人說出與賢與子皆出天

意自當以前半篇爲主而與賢與子之所以然與與禹

之後不復更有所與之所以然則自以後半篇爲主得

此洗發而前半道理愈有實據余嘗作禪繼論大畧言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非有所私也民有大災大難則用

大賢以救之其無事則中材之君可以安之天之眷佑

繼世以安民也不幸如桀紂不得不更用大賢此湯武
所以征誅也禪讓從來未有創於唐虞變局也夏商傳
子由變而之常也變可偶不可常今自開闢以來禪讓

僅兩姓耳而莽操之徒至今藉口若以禪讓爲常勢必
人人賢人人爭爭之而不勝干戈隨之爭之而勝而爭
者又接踵焉天下之民不困於兵燹無不困於紛更禍
亂之等安可究詰然則堯之時何以禪曰堯之時洪水
爲災又時當開創非大聖人不能拯萬世不能拯之禍
創萬世不能創之規而又非一聖人所能任一聖人之
時所能兼堯禪舜禹禪禹天所以救萬世也偶一爲之
也禹之時已定矣繼世以安天下民之所願天必從之
故曰傳賢以救民也傳子以安民也其義一也救民一
時事安民萬世事桀紂之亂等於洪水湯武革命猶之
揖讓舜禹之救民以揖讓見湯武之救民亦卽以征誅
來夏堂講義四冊

全

見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

是問周室所班

如之何

可見

當時爵祿皆非周室所班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

無限

惋惜

諸侯惡其害已也

字字諫心

而皆去其籍所以不可

得聞

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

亦堪傷心亦足自慰

天子一

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此爵之

班於天下者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

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爵之班於國中者○統王畿侯國

而言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

以下言班祿由天子而及諸侯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

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此班王朝卿以下之祿

大

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此班大國之祿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此班次國之祿

小國地方

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此班小國之祿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

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結出制祿之法

來夏堂講義四冊

室

吾讀孟子而知千古制爵祿之義也爵定自天始於天

子祿出自民起於農夫天子位在德元此天子一位也

此一人不能獨理而分寄之公侯伯子男則公侯伯子男

亦君也君出令臣受令自王朝卿大夫士以至諸侯卿

大夫士則均爲卿大夫士均各一位也其方伯之職孟

子雖不言而亦當與公齒至於制祿天子不私其土田

以封之人而天子自食千里諸侯各食其封數而以其

土物貢之王其制外國之祿則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

由大夫以下三等之國同蓋卿之祿厚不從殺則國不

足以供大夫以下其祿薄薄而遞減之則不足於用而

夫以祿足以代其耕起義制祿之法起於農夫卽庶人

